觀察

第三卷 第二十期

專論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顯廷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劉迺誠

論反對政府　嚴仁賡

外論選譯

美國闊步世界　拉斯基

美國通信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　羅忠恕

觀察通信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瀋陽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湖南監委選舉原原本本（長沙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蛻變後的中大選潮（南京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閒欄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觀察文摘

我們對于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　國立七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讀者投書

時代的悲哀　長春徵兵，有錢卽免

廣東一角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農場近況

何厚此而薄彼　寄還信袋・讀者響應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繹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瀚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饒數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贊慰　任鴻儁　何永信　吳邑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樓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樞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銘鑑　蕭乾　嚴嫩搴

時代的悲哀

編者先生：我是現役軍人之一，於四年前抗日戰爭中入伍，艱苦地忍受敵人的打擊。我的熱血從未冷卻，信念從未動搖。我不曾爲了捨棄學業，離別父母而傷感，我堅強的相信，將來會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敵人屈服兩年後的今日，我卻仍在戰鬥。整年整月地行軍，殺戮。過去我是被保衛鄉土，『抵抗侵略』的國家意識所鼓舞激勵，現在我開始彷徨了。眼看着分明是良善的農民，被驅策着衝上來，而我不得不向他們掃射殺戮的時候，我懷疑究竟是對誰作戰？更爲誰而戰呢？我還記得投筆從戎的當時，年老的雙親淚眼滂沱的捨不得分離，但他們爲了國家民族，說不出一句自私的言語，他們爲了國家獻出惟一的愛子！

我曾參加平津保三角地帶諸戰役，殺死頗多與我毫無怨仇的同胞，同時也爲他們所射擊刺傷，炎日下，酷寒中，經歷你疲乏，飢餓，都須要行軍，戰鬥，搜索和警戒；而這非人所能忍受的艱苦，原是可以解脫，和平原是可以獲致的，在上者倘能身經我們所經受的苦況十分之一，他們也許能在奪地盤，爭名額之頃，一爲繫念吧！

如今我自覺一切希望都幻滅了，我原因抗日而從軍，但現在成了被利用作維護幾個私人利益的武器，我的命運是被他人所註定的。青春，學業，父母，生命。都將毫無意義的喪失，我現在懂得『雷馬克』的悲哀了！

編者先生：我這樣寫出我心中久已隱抑的話，原是無何意義的，倘使這能有什麼影響，也許今日中國早已和平康樂，邁步建設了。我則天就要開拔，參加另一戰鬥，在彈雨中的人，不能徼倖太久，或者這封信將成一個小兵的最後遺言。

阮熙關　十一月廿一日　天津

長春徵兵·有錢即免

編者先生：本地徵兵，不問體格如何，凡在三十以下二〇以上皆須應徵。但也有豁免條例

一，交流通券百萬元者免終身

二，交流通券二〇萬元者免本年

所以窮人皆可當兵，不知貴地如何？

章英　十二月一日　長春

（註）流通券一元合法幣十一元五角

廣東一角

編者先生：我離家已十五年，想不到家鄉大不如前。日昨接舍親來信報告原鄉情形，眞有使人不敢想像者，茲照錄如下：

「家鄉近數月來共產軍（稱人民解放軍）發展甚速，盜匪亦隨之猖獗。梅縣各鄉，幾乎無處安靖。最初發生係縣城陳留源店主被綁，接着龍文鄉倉庫被破，管倉員吳直榮被殺害；大塚醫所遭劫，梅興公路在南口之橋樑被燒毀，街田大和墟，泗都太平寺，大立水車墟，羅衣長沙場等鄉倉被破；丙村丘香醫女媳被虜勒贖；竹塘，杉園渡船；尖山，橫岡嶺，上水車頭渡；五板橋攔劫過路客等。烽火處處，政府無力鎭壓，任其肆意行動，人心惶惶，有朝不保夕之慨！」

黃玉發　十二月廿八日　台灣新竹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農場近況

編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農業工程系中國研究生李克佐等八位先生「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以後，曾有許多讀者經我們轉寄信件，這些信件我們都曾隨收隨轉，一一寄美。至於李克佐等先生給寄信人的復信，則由李先生等直接按址寄去，不再由我們轉寄。李先生等曾於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有一封信來，已刊本刊三卷十期讀者投書欄。現在我們又收到他們寄來的信，並附來一封他們對來信人的復信，茲轉刊如左，以便一般關心此事的讀者知道他們最近的情形。他們的通信處是Mr. K. T. Li, c/o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 1, Minnesota, U. S. A。以後讀者有函，請逕寄該處。本刊轉信階段，即告停止。原函如左：

先生：讀了先生的來信，我們眞是興奮無已。我們所提出創辦生產農場的辦法和計劃，能得到先生以及其他若干人士的響應和贊助，實在更增加了我們的實行這個計劃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先將我們工作計劃進行的情形，奉告先生：並就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略舒管見，請先生指教。

我們計劃最初先辦三個生產農場：一個設在小麥區，一個設在棉作區；一個設在城市附近，以蔬菜爲主。麥作農場二百四十畝，附設工廠，主要在製造小麥加工的小型機械。棉作農場大概一千畝，附設軋花，打包和棉籽榨油工廠。菜蔬農場在二百四十畝左右，附設工廠，從事菜蔬果類加工以及大規模的養豬和養雞等。

各個生產農場的地址，尚未確定。至於這幾個農場的土地，是由小農組合而成，私人獨立，還是利用政府的土地，（因來信人士中，有的代表政府機關），現在也未決定，必須回國後看看土地的實際情形再定。但是我們計劃的方針是一定不移的。祇要能夠符合我們的方針，達到我們實驗的目的，合作的對象，我們並無偏見。

創辦生產農場的目的，我們願意再行申述一下：

生產農場是用機械耕作，工廠與農場配合的一個農村經濟單位。實驗生產農場的目的是在找出：（一）適合該農業區的農業機械和耕作方針；（二）適合該農業區的工廠性質及大小；（三）農場與工廠最好的配合方式；（四）生產農場的經濟價值。換言之，生產農場是在找出一種最適合於農業區的農村經濟單位，以作推行合作農場的根據。這種實驗的結果，不論在任何政體下，都可推行。

關於前述三個生產農場的初步詳細計劃，我們已經草成。至於農場所用的農具和附設工廠的機具等，正向美國有關公司接洽中，大概不成問題。

自從「創辦生產農場芻議」一文發表後，國內熱心人士來信接洽和我們合作的，迄今已有五六十起。這種熱誠，實在使我們感動。可惜我們人手有限，不能一一應命。而且在開始，我們尤其希望能集中力量，做點成績出來。所以我們決定明年回國後，先從來信人士所提供的土地中，選擇三處，辦三個農場。但其餘的人士，我們仍熱烈歡迎幫忙。假若有人願意自辦農場，我們可以將我們這三個農場的詳細計劃，供作參考。其他如關於新式農具的性能和使用，土壤，灌溉，肥料等問題，希望先生提出共同研討；同時我們對國內農業上的實際問題，也可以增加認識。尤其在生產農場開辦後，實驗的過程和結果，我們特別願意和熱心此事的人士互通消息，切磋觀摩。（編者按：以上爲原函之第一部分「工作計劃」，以下即爲分復各人所提出的問題。函從略）。

（下接十九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 平寄七萬五千 掛號11萬元 航平12萬五千 航掛十六萬
半年（廿四期） 平寄十五萬元 掛號二十二萬 航平二十五萬 航掛三十二萬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二十期
三十七年一月十日

本期作者
方顯廷：經濟評論主編
劉廼誠：武漢大學教授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illegible]：[illegible]大學文學院院長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顯廷

一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及其重要性

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於去年三月，先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決議，成立了一個「破壞區域經濟建設臨時分委員會」。這個分委員會的使命，在從事研究歐洲及亞洲受戰爭破壞國家經濟重建問題的性質及範圍，和利用國際合作方式以加速重建此等國家的途徑。該分委員會爲工作上的便利，分爲兩組工作，一爲歐洲及非洲組，一爲亞洲遠東組。亞洲及遠東組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舉行了一次臨時會議，嗣於去年二月在成功湖開第二次會，會後提出一個總報告（由兩個分報告合成），對於亞洲及遠東各國所受戰爭的影響，復興的範圍，和有關重建問題及國際扶助方式等，均有詳細陳述，並向社會經濟理事會建議，設立一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責担任上述工作的調査與設計。同時在另一方面，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五十五次全體會議時，鑒於受破壞區域急迫需要國際援助與合作，亦曾建議社會經濟理事會應於次屆會議時，對於設置歐洲經濟委員會與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一事，予以迅速而贊同的考慮。因之遂於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產生了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

我們知道，這次大戰中及戰後所成立的聯合國，與第一次歐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在中心目標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想利用國際聯合的力量，來解決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並藉此以求得國際間普遍的合作。但聯合國與國際聯盟有一主要的不同點，就是國際聯盟是以國際大會來討論並處理有關世界和平的一切問題，而聯合國則對於個別特殊性質的問題，另設經常專門機構來研究處理；如關於戰後各國善後救濟問題，設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關於國際投資問題，設立了國際開發銀行；關於國際糧食問題，設立了國際糧食農業局；關於國際文化教育問題，設立了國際教育文化科學局等。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也是屬於這一類的；不過前述各國際專門機構，是依問題的性質而分的；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相對的有歐洲經濟委員會），是依地方的區域而分的。它們雖同爲專門性的機構，但後者對於它所屬區域內有關全局的經濟問題，都得加以研究設計，故它的工作範圍比前述各專門機構要廣大得多。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任務，根據聯合國大會所決議的，共有三大項：第一、發動並參與各種措施，俾能容易集中力量，以便利亞洲及遠東經濟的重建，以提高此區域的經濟活動水準，以維持並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各國間的經濟關係。第二、發動並從事亞洲及遠東區域內經濟與技術問題及發展的調査與研究。第三、發動並執行有關經濟、技術與統計資料的收集、計算與傳佈。根據此三項任務的性質，我們可以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本身不是一個政策的決定及執行的機構，它只是一個有關經濟措施的研究及建議的機構。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忽視它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一個正確計劃或政策的決定，必須先對於問題與事實本身有具體的認識和研究，而尤其關於亞洲及遠東整個區域的經濟開發與重建，在此區域內，包括大小十多個國家，她們彼此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在開發與重建上的困難和需要各異，她們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極密切，而彼此的經濟措施卻未必一致，這樣要釐定一個亞洲及遠東區域整個開發計劃，勢必非

[illegible]的情形，以及可[illegible]復興的程度，加以全盤調查研究不可，遠東經濟委員現在來担任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一面可喚起國際人士對於亞洲及遠東經濟問題的注意與認識，一面可促成此區域內各國間經濟政策的配合，如此它就已經完成了亞洲及遠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初步工作；如果它能進一步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在由國際合作開發上提出具體的建議，那更具有莫大的價值與幫助了。亞洲及遠東這個區域，佔有全球四分之一的面積，擁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這個區域的經濟興衰榮枯，對於世界繁榮及和平前途，自有絕大的影響，現在各國的大政治家和領袖們，注意到了這個區域經濟重建與開發的重要，並成立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起實際推動開發工作的責任，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第一次亞洲及遠東有這樣一個大的經濟機構，我們生活在這個區域內的人民，是不能忽視這個機構的作用的。

二　菲島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

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去年六月於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那次會議只通過了一個工作大綱，和組織了一個小組委員會，去進一步研究該會會員資格，工作進行的方式和步驟；一切重要問題要到第二次會議中作詳細的討論和決定。第二次會議於去年十一月底在菲律賓的碧瑤舉行，其所討論的事項主要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會員資格方面，一為工作內容方面。在會員資格方面，會員國家初包括十一國，即遠東五獨立國家中、印、巴（巴基斯旦或回印）、菲、暹，三帝國英、法、荷，與遠東密切相關三國家美、蘇、澳洲等。此次會議對於會員國無甚變動，僅另承認新西蘭加入為會員國。但對會員資格有一新的重要決議，即添設副會員國一項。凡本區域內尚未取得獨立地位的國邦，均可由帝國的提議以副會員國資格參加會議；副會員國在大會中沒有表決權，但在附屬團體或分委員會中享有表決權。此次會議共承認六個副會員國加入，即英屬四殖民地緬甸、錫蘭、香港、馬來亞，與法屬二殖民地坎波加（Cambodia）與勞斯（Laos）。緬甸本月四日獨立，即可變成正式會員國，錫蘭將來獨立實現，亦可成為正式會員國。所謂法屬越南聯邦，除坎波加，勞斯而外，尚有東京（Tonkin）安南（Annan）及柯漳支那（Cochin-China）三邦，此三邦現正聯合組織菲南（Viet Nam）政府，與法對立，成戰爭狀態，故未加入。至於荷印聯邦，包括東印尼、西印尼與婆羅洲，此三聯邦中，東印尼亦正以武力求獨立，暫時無法加入。此外亞洲遠東區域國家，尚有日本與朝鮮，兩國尚在盟軍管制之下，將來和約簽訂，當可加入為會員國。

其次，在工作內容方面，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組前曾提出三報告，一為遠東經濟會的工作與方法，二為建設需要與問題概論，三為技術人員訓練與聘用。此次會議根據此三報告，通過六種重要決議：

第一、關於農業糧食生產計劃。在決議中列出七點：（一）目前本區域內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實際需要情形，與本區域內的生產數量。（二）擴充生產與改善本區域內的分配所能彌補糧食不足的程度。（三）關於肥料、殺虫劑、殺菌劑、獸醫設備的供給情形，與農用工具機械的現行狀況，及目前可以改良的程度。（四）有效防止囤積走私的方式，藉以使本區的消費得維持在合理的價格水準。（五）如何擴張糧食與農產品輸出，藉以換取外匯購買必需設備；此種輸出自以不妨礙本區域基本需要為度。（六）利用家禽及無耕作能力的動物作食物，藉以保存耕牛的程度，及由其他區域運進以補充耕牛缺之的可能性。（七）金融與財政情形影響上述各點的程度。

我們知道，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主要都是農業國家，不僅農業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平均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且這個區域的出產，也都是以農產為主。可是在此次戰後，這些農業國家，都普遍感到糧食缺乏的嚴重，這是由下面幾種原因造成的，（一）受戰時破壞的影響，如中國、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諸國，日本佔領很久，破壞極大，戰後農業生產一時不能恢復。（二）戰後繼之戰爭，如中國、印度、荷印、越南諸國，戰後都又發生戰爭，或為國內本身之爭，或為本國與帝國之爭，這些都使廣大農村變作戰區，無法耕作。（三）戰後世界經濟發生變化，如遠東有些國家，專依賴一兩種特產的輸出過日子，如馬來亞依賴橡皮和錫，荷印依賴橡皮錫和石油，以這些特產輸出換進糧食，以供給本國的需要；但在戰爭期間內，橡皮主要需要國家如美國已發明人造橡膠，可以不必依靠輸入；又糖石油和錫等的生產，因日人戰時的破壞，使產量大減，故一方面因國外的需要減，另一方面因本身的供給減，使糧食輸入發生問題，而加重了糧荒。此次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提出對糧食問題加以調查研究，決議與聯合國糧食農業局合作，組織調查團，從事實際考察，去擬定今明兩年糧食增產計劃，將來並擬組織糧食農業委員會，作長期的研究與設計。另一可喜的現象，就是在此次會議中，印度代表提出本區域若干國家，有剩餘糧食出口的，應自動減價輸往本區域內缺糧的各國，此提議已獲得產米國家的贊同。

第二、關於遠東各國政治經濟獨立與經濟政策配合問題。中國與蘇聯代表

提出，要亞洲遠東區域能重建與開發，其先決條件必須本區域各國政治不受他國干涉，經濟不受他國控制，即各國政治與經濟均須獲得完全獨立，使不致長期淪為他國附庸，而永遠處於農業國家的地位。同時在各國政治經濟獨立以後，從事經濟的發展，各國在經濟政策上又必須配合一致，相輔相成。此項提議，得全體代表一致贊同而作成決議。

我們知道，在戰前遠東這個地帶，是歐美工業先進國家原料的取給地，產品的銷售場，和殖民的角逐區。大多數國家不僅經濟發展的形態受限制，即政治也不能完全自主；就在這種先進國家爭奪或獨佔的壓制下，使這個區域的工業落後了差不多一整個世紀！現在各國既認識亞洲及遠東經濟徹底開發的重要性，同時承認要經濟能開發，應先讓各國政治獨立，這種觀點，自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其次，在戰前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在經濟上是各自為政而不相謀的。每一個國家只注視本國國內的問題，對於他國經濟情形漠不關心；此次戰爭，對這種傳統情勢略有改變，大家在經濟上都變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漸漸明瞭了彼此的利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同時也認清了只有共同協合並依賴西方國家的援助，才能完成本身的重建或提高生活水準。現在有遠東經濟委員會這個組織，使大家第一次能在一個圓桌會議席上，共同商討經濟問題，還有西方國家的代表參加，討論如何扶助各國經濟的開發，與彼此經濟政策如何配合。此次會議通過組織實業（包括工鑛交通）建設計劃調查團，由各國提出工業專家參加，再由其中選四人赴各國考察，藉以求得一統一配合計劃（有關資本、技術、勞力各方面），避免工作上的衝突與浪費，減輕各國在建設過程中的負担。

第三關於各國貿易擴張問題。此次會議決議：（一）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應設立貿易促進委員會或貿易局，執行貿易促進工作，（二）遠東經濟委員祕書處下應設一工作組，從事考慮與計劃本區域內各國間與本區域與其他各國間擴展貿易之途徑與方法，（三）祕書處應根據研究、調查、實驗所得的經驗準備一報告，向第三次大會提出，以便考慮設立一永久特種貿易擴張組織。

我們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會所欲達成的目標有三：（一）增加本區域內各國的生產力，（二）提高本區域內各國的生活程度，（三）謀取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為達成這三目標，各國間貿易的擴張為必要的手段。此次戰後，遠東各國外匯資源一致感到缺乏，生產減少，故對外貿易趨於下降，如中國目前輸出輸入數量均較戰前大為減少，而日本則戰後海外佔領地盡失，貿易對它的損失很大，日本戰前以紡織品出口為大宗，其市場為亞洲及美國，亞洲市場不復能保存原有的關係，美國向為日本出口生絲之最大市場，戰後日絲生產尚未恢復而新興的尼龍又起而代替了絲。戰前遠東各國的對外貿易為被動的，即僅為工業先進國產品的銷納和原料供給的貿易關係，今後為擴張貿易，增加輸出入數量，這種被動關係的改變是很重要的。

第四關於技術人員訓練問題。此次會議決議：祕書處應與有關各國際專門機構（如國際勞工局）商洽設立一適當組織，負責（甲）供給會員國家關於亞洲遠東及本區域以外國家訓練技術與管理人員及交換該項人員現有便利的情報。（乙）研究可用以促進與擴大本區域內此種便利的方法，及在此項促進與擴大工作中遠東經濟委員會可能幫助與合作的情形。（丙）加強需要訓練設備的國家與可以供給此項設備的國家或機構間之接觸。（丁）由祕書處或各政府或各專門機構介紹專家的供應。（戊）研究技術訓練與專家供應有關金融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亞洲及遠東開發工作上，最感實際需要的是資本與技術兩項，有了現式複雜機器及機械設備，如果沒有高等技術配合，也不能使用；故技術人員的缺乏，是遠東重建與開發工作中最大障礙之一。此項技術人員的需要數量極大，短期內恐不能完全由各國本身訓練來供給，應自國外徵聘技術人員，作短期或長期服務；或請國外已有訓練機構，藉它們的設備完全，經驗豐富，代為訓練人員，如戰時中國曾委托美國代為訓練中國航空及其他技術人員，成績甚好。同時廣義的技術，與一國文化水準，人民知識程度，均有莫大的關係，故重建受戰爭毀壞的教育系統，改進基本教育與高等教育，力求全體人民的知識進步，乃經濟改進的重要因素。

此外，這次會議還有關於遠東各國統計編製與出版遠東經濟年鑑兩項決議。在統計編製方面，規定所有政府包括日韓兩國統治當局，應將政府或適當機關所定期發表的統計資料，及所被要求提供的資料，供給遠東經濟委員會祕書處。同時祕書處為便於所收集資料的分析，比較，應對各國政府統計工作上予以指導與協助，如使計算單位的標準化，與所用統計方法的劃一等。祕書處復應將所收集與分析的統計資料，廣為傳佈於各會員國及有關各機構之間，同時在第二次大會中向大會提出統計工作報告。在出版遠東經濟年鑑方面，祕書處應收集各會員國與副會員國有關亞洲遠東經濟問題的報告或文集。與各大學及研究機關所發表關於亞洲及遠東經濟性質定期刊物自由交換，彙編一包括各國經濟狀況與問題的廣博經濟年鑑，並在第二次大會中提出這方面的工作報告。

不夠多，並編製傳佈遠大面的統計資料，故編製統計與出版經濟年鑑工作，實可以說遠東經濟委員的中心工作了。過去遠東各國統計工作很幼稚，有些國家根本無完整的統計，有些國家卽令有統計，也是精確程度不一，圖樣形式不合，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擬對各國統計加以統籌整理，對統計工作未成熟國家將給予積極的協助，使將來各國資料能互相比較，這自然是頗有義意的一件事。遠東經濟委員會對於編製遠東經濟年鑑，更爲重視，將先由各國政府供給資料，每一門類由一專家執筆，年鑑中擬包括所得，人口、資源。農工礦生產、消費統制、財政、金融、物價、勞工、貿易、運輸、交通等類。這筆工作如能順利完成，更將是一件不朽的工作。

三　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遠東經濟委員會應有的認識

中國是亞洲及遠東各國中唯一的大國，以人口而論，在亞洲十一億人口中，中國佔五分之二；以土地面論，中國土地面積，亦較亞洲任何一個國家爲大；至於文化歷史，資源埋藏，貿易總額等，無一不在亞洲各國中居於領袖地位。在戰前亞洲各國工業發展的程度，除日本以外，亦以中印兩國爲首。中國人民又極富於創造進取精神，在此區域內其他各國中，有八百萬左右的華僑，均在各該國經濟上佔有相當的地位；以菲律賓而論，華僑人口不到菲島人口的百分之一，而菲島的經濟財力，大部份握在華僑的手中。中國數千年來始終保持爲一獨立國家，在此次反侵略國戰爭中，中國貢獻極大，成爲亞洲諸國掀起民族運動的發祥地。中國在亞洲中此種領袖地位，必須永久保持。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大家公推中國代表蔣廷黻先生担任，第一次大會也選在上海舉行；同時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又設在上海，這一切都表示國際人士對於中國現有地位的尊重；因之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以亞洲及遠東爲範圍的國際經濟機構，就必須有深切的認識，並發生高度的興趣。我們應該以領袖的地位，同時以地主之誼，來支持和贊助這一個機構。以我國與遠東經濟委員會的關係而論，我國是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國之一，這個委員會旣是來調在亞洲及遠東各國受戰爭破壞的程度，和從事這個區域重建計劃的設計的，我國作戰最久，破壞最烈，需要重建和開發也最殷切，更應與這個機構發生密切關係。我們在上面第二段裏，已舉出遠東經濟委員會在進行工作上的各項決議，在工作上的便利，和技術人員與專家的供給等，這些政府應該盡量協助；目前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設在上海，政府已代供給了辦公室及有關各項重要設備，上海房屋最感困難，希望政府對於該會重要人員的宿舍問題，將來也能代爲設法解決。同時政府應向該會商請將其辦公處永久設在上海。

其次，我國旣是以本區域內領袖國的資格列居於該會中，我們應該認識目前各國經濟問題的共同性，如目前各國一致感到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外匯枯竭、貿易入超、運輸困難、糧食缺乏、工業落後等，這些問題是大家所共同遭遇到的，在困難上只有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差別。爲解決這些困難，大家應該共同協力，步驟一致，不可各自爲政，反增加問題的嚴重性。我們要知道，整個亞洲本來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區域，工業不發達，生產力薄弱，國民所得水準低下，加以此次戰爭中劇烈的破壞，戰後各國經濟情形的惡劣，乃是必然的現象。現在要靠我們本身自力更生謀恢復，彌補破壞，重建工業，簡直等於不可能，我們非依賴外力援助不可；但我們要獲得外力的援助，並使援助能發揮極大的效果，則先應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聯繫，調整彼此間的經濟關係；過去本區域內經濟關係的不正常，可以分成三種的對立：一爲本區域內各國間的對立；二爲土著民族和統治國家間的對立，三爲統治國家間的對立。後兩種的對立，我們只能希望強國能放大眼光，認清落後區域開發與共存共榮的重要，而前一種的對立，是本區域各國本身應設法調整的。現在我國應在這個遠東經濟委員會中，領導覓取此種調整的途徑，再共同努力爭取以西歐國家過剩的資本，進步的技術，用以開發這個區域。有人說十九世紀是美洲的世界，它利用了歐洲的資本技術，獲得了開發；那麼廿世紀應該是亞洲的世界，利用美洲的資本技術來從事開發了。

各界惠函·請寄新址

以後各界惠函，請寄「上海（5）四川北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觀察社」爲荷。

優待定閱·尚餘五天

自一月十六日起，續訂定閱，將照下期所公佈的價目計算，一月十五日以前，仍照本期（三卷二十期）的價目計算。外埠以郵戳爲憑。合訂本一月十五日前每冊六萬五千元，十六日起每冊售八萬元。郵費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劉迺誠

處現今貪汚流行，行政普遍缺乏效率之時，各界人士同聲要求改革，文化份子盡量提供改革意見。政府雖則一籌莫展，固非無動於中。部院首長相率主張懲治貪污，處罰失職。監察人員對於縣市低級人員，亦常舉發其不法行爲，而由政府與法院分別判定其應得處分。

惟政府雖嚴其處罰，而身受處罰者，則爲少數中之極少數，且爲比較輕微的案件。要犯頗多漏網，多數違法份子亦能消遙法外。因此，政府雖有改革政治之決心，實則收效至微，而不能挽轉頹風。蓋政府採取片斷行動，處理枝節問題，而又不能雷厲風行，除惡務盡，失敗固其所宜。並且貪污與失職均爲腐化之象徵，消除象徵，未必即能收效，縱能收效於一時，未必能作澈底的改革，固可斷言。

自余觀之，有效的改革，不在消除其象徵，而在探求腐化之主因所在。以團體改革言，一方面要注意其內在因素，一方面又要注意其外界影響，前者爲本文之研究範圍，後者當另文討究之。

本文所述團體，是廣泛的性質，或爲自動的志願團體，如各種自由結合的會社；或爲依法組織的團體，如各級政府機關與各級學校之類。小而如地方團體，大而至於政府國家，其範圍的大小與組織的方式雖大相歧異，其趨於腐舊的傾向與實施改革的原則，則大致相同，舉其一以概其餘，當無重大誤謬可言。

在一切人類團體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份子是被動的，安於現狀，是靜性的，大有古井不波之勢，設無狂風疾雨，通常呈現太平景象。因富於靜性，平時不能發生重大作用，但一受波動，並表現其傾向，則能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一個社會能否改革，視乎廣大羣衆能否接受，雖則羣衆祇有潛在力，而無策動力。

其中另有少數份子，因有特殊機會，或因得有特殊地位，而能享受特權。因能享受特權，故能運用特殊機會，發生鉅大力量，而對於特權之維護，感覺亦至爲敏銳。此輩平日特別注意社會秩序之保持，社會秩序必爲維持於不墜，其特權始能保全而無虞。反之，社會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隨之動搖。因此，在社會動盪之中，此輩必竭其全力，以維護秩序，以恢復原狀。

更有少數份子，因爲不能共享特權，而感覺被壓迫，被剝削，或更眞實遭受壓迫與剝削，而加強其感覺，使意志堅強的份子，益覺不能忍受，而思有以打破現狀，廢除特權。或更有少數聰明才智特高，而環境亦復惡劣。因有非常才智，故能見人之所未見，覺人之所未覺，更因在惡劣環境中，目視團體之陰影，或竟親身經歷其惡劣情形，而思有以改革之。此輩往往保有理想，更能推已及人，其所提計劃，通常能針對現實，如能澈底實施，當能裨益團體生活。

團體中亦有其統治部分，他們的職責，原在服務社會，但往往是剝削大衆；原在提倡公共福利，但往往是維護少數人之特殊利益，或竟圖謀私人利益；原在保障團體內份子之自由權利，但往往是壓迫大衆，侵害大衆權益。在不民主的團體中，還是必然的結果，縱有例外，亦是絕無僅有，不足以反證此種陳述之正確性。

但是這種情形何以是必然的？何以能成爲必然的？此即爲吾人所欲說明。在公共教育不發達之社會內，一般份子對於團體的設施之興趣較小，對於個別的工作與事業之興趣較大，祇要能安居樂業，祇要統治部分不過分壓迫與剝削，不願起而反抗。又因缺乏組織與領導，再經統治部分之分化，雖欲反抗而不可能，其反抗力量亦必不大。對於現實，既採漠視態度，對於各種理想，必更形冷淡。因爲他們祇顧目前，不重未來，祇注重事實，不了解理想。故對打破現狀，擾害目前秩序之言行，必不願接受，且必同聲反抗，蓋恐秩序一旦破壞私人利益即將感受損失。

特權階級因能享有特權，必欲維持現狀，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將動搖。又因特權享有既久，且與秩序發生連帶關係，亦已形成其生活之一部，甚至以特權之維護，有利於大衆。故特權一遭攻擊，必竭力以維護，且必標榜有利於特權之言論，以資號召。

統治基層往往即是特權階級，或爲特權階級所翼卵之份子，故必能尊重特權，至少亦必同情特權。又統治份子之基本職責，厥在保持社會秩序，特權既經存在相當時期，致與秩序相互爲用，統治份子不能破壞秩序，乃不得不維護

特權。並且，特權階級之財產既較厚，其社會地位亦較高，其勢既不可侮，就治份子亦不得不遷就事實，採取妥協態度。

基於以上數段之陳述，大體說來，一般團體於形成相當時期後，通常趨於守舊，力主保持現狀，以免動搖傳統社會關係，影響常態生活。而在不正常的狀態下，且可趨於腐化，而違反團體之眞正目的。至於趨於腐化之原因，自作者觀之，計有以下數種：(1)一般團體之形成，皆有其因，且於最初組織時期，抱有不可動搖之理想，努力以求實現。惟歷時既久，又於實現一部分後，其熱心銳減，甚或置諸腦後。(2)在組織初期，多數份子，至少多數相關份子，均能積極參加，以求貫澈其主張，實現計劃。經過相當時期，多數份子有生活之勞，不甚注意公共事務，致使此項機關逐漸落入少數份子之手。先之以壟斷，繼之以把持，以提倡私人利益，團體變爲私人利益之工具。至是，甚或以少數人之利益，即爲團體利益之所在，使特權合法化，則對團體之挾持，愈益鞏固矣。(3)團體存在既久，時代演變，情過境遷，前之爲團體眞正需要所在，此時或已無必要，而前此所宣揚之理想，亦即束之高閣。理想既失，精神不存，其不趨於腐化也，更復何待？(4)團體既爲少數腐舊份子所把持，必不歡迎新份子，尤不接受新意念，新理想，甚或視如仇讎，而予以抗拒。因新份子增多，則舊份子不能維持其領導地位，壟斷其特權。新意念一旦侵入，則舊理想不得不演變，舊秩序亦即無法保存。舊勢力既不甘退讓，又不肯轉變其意見，則必採排外行動，拒之於團體之外。更必嚴守其門戶，以防新變化之侵入，守舊腐化，殆爲必然之勢。(5)在公共精神不發達，團體意識不堅強之社會中，更因組織不嚴密，份子間每難密切合作。因此，吾國一般團體，往往在兩種情態下運行，或則在少數人把持之下，多數人被迫而不能參與；或則呈渙散現象，多數人不感興趣，而自然離散。一種團體中如有相當數量活躍份子，參與其間，則往往因意見不同，或更因權利衝突，而不能合作，且不能免於破裂，而終於分化，或甚使團體不能存在。

前段所陳各項原則，均有其事實根據。作者固非純爲悲觀論者，雖則目前不能樂觀之事，所在皆是。亦非好作批評，妄自議論，雖則流弊之革除，有賴於無情的批評與更多的議論。並且，上述各種流弊，中外證例甚多，雖則吾國還較惡劣。茲援用少數證例，以明吾言之不謬。

以職業團體言，其數甚衆，今以各省縣所組教育會爲例。此會應由全省或全縣教界人士所組織，全部或大部分教界份子應能積極參加，協同改進此種組合。但考其實際，則此種組合往往由少數人所把持，一般人祇能被動的參加，多數人通常不願積極參加。此種組織之目的，原在集合熱心教育之人士，研究當前教育上之重要問題，提出應興應革之計劃；改進教師之品質，使能在教育上有適當的貢獻；維護教師之權益，直接使能安心教學，間接更能增進教學效率。惟各省市往往空有其名，無所事事，而壟斷此機關之少數份子，往往假此會之名，以增高其社會地位，以鞏固其私人權益。例如，此次全國大選，此會負責人員即可依此而被提名，且有當選之可能，現今多種職業團體之存在，初不過實現此類功能而已矣。

以公共機關言，不論爲行政機構，抑爲各級學校，其情形大致相同。首長於受委，或當選主持一種機構之初，亦或有健全人事改良設施之計劃，惟因上下懸隔，意見不能溝通，甚或排除異己，進用無能，減低行政效率，遑云改進。一般行政人員大抵訓練不精，非必能人勝其職，又多墨守舊章，不求改進，對新方法與新設施，每抱懷疑態度，而拒絕採用。首長既不能領導於上，人員又習於敷衍與推諉，機關如何有改進可能。

以政府言，表面似爲代表全國之機構，實際亦祇是一部分人，或一個政黨，或少數政黨之聯合。除責任政府對議事機關負其責任，須隨政治形勢與民衆輿論而變更外，不負責任的，非民選的，不民主的政府，於組成之後，其主要目的，似在嚴密其組織，鞏固其政權。對於外界攻擊，則指認爲仇敵而予以排斥，對於內部批評，則稱爲違犯紀律，而予以清除。既不尊重民衆輿論，又不注意國際意見，而惟墨守舊章，一意孤行，其不流於守舊，更復何待？雖或在其一方面，或在某數方面，略有建樹，而整個政局終必趨於退化。

總觀以上數段，可知在一般情形下，一切團體因缺乏新理想之輸入，新份子之參加，與新刺激的動蕩，難免趨於守舊，而終於落伍。欲求其能全面改革，能促進團體進化，則須注意以下數點。

(一)提倡意見自由。使多數份子慣於公共問題之商討：意見必能自由，則各方面可以提供意見。(1)意見既多，對於公共問題之解決，較易覓得妥善辦法。(2)一般份子既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必較能注意公共事務，甚或能發生濃厚興趣。(3)對於公共事務，既能參加意見，則團體設施必能大致符合大衆輿論，較能博得大衆擁護(4)在意見自由之下，大衆亦必較能反映其需求，負責人員較能瞭解公共福利之所在。(5)一般份子既能注意公共事務，從而發生興趣，更能表現公共精神，是則可以訓練創造性的公民資格。

(二)保障反對意見，使能盡量批評多數意見之運行，並監督其實施：在自由民主的團體內，一般份子之意見，絕對不能一致，且不必求其一致。欲求

意志之統一，非特為不可能之事實，且可以貽害社會。自不同而强其相同，是使不同的意志遭受抑制，使相同的意見，失去革新與補益的動機，自難免於退化。實際言之，在志願團體中，反對份子固可予以屏退，而不同的意見，則無法禁止其存在。在眞正民主國家，政府不但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人民且希望反對黨能保持相當强大，使政府不得不注意其意見，並可對政府作有效的監督。當然，一般所稱反對黨，其對政府之反對，全在政策與原則方面，亦僅出以批評方式。不但批評政府黨之缺點，更必能提出比較妥善的計劃，而能博得民衆擁護，庶有主政之機會。反對意見之可貴，在以其在野地位與旁觀態度，提出不同的計劃，以供人民之參考。逮民衆輿論一變，主政與反對可以交相輪轉，政府政策即可隨之轉變，而無引起政變之虞，並必較能順應民衆需求，而促成團體之進化。

（三）吸收新份子，以加强新血素：團體於形成之後，往往為少數特權份子所操縱，不惜關閉其門戶，使進步份子不能跻足其間，以免動搖其秩序。團體既為腐舊份子所蟠據，必墨守舊章，而不思改進。又往往為老弱所壟斷，以致故步自封。為加强其活力起見，團體必時時容納新份子，接受新意念，庶可與時俱進，而不落伍。又團體之存在，顯亦受新陳代謝原則之支配，為避免衰替計，更須加增青年份子。使團體趨於活潑，而表現朝氣，俾能積極活動，而無觀望與退怯之態。更必富有勇毅，而能邁步前進，不為障礙所阻，不為困難所僵。蓋新份子如新血素，青年份子如新活力，新血素可以補充有機體之消蝕，新活力更可以鼓動其進化。

（四）採行新理想，與時代同進化：團體之組成，原必有其理想，理想是未實現之事實。有理想則政策有鵠的，設施亦必有計劃，因理想即為目標，而為計劃與行動之所趨附。有理想則有熱誠，有勇氣，有障礙則予以排除，有困難則設法克服，計劃不受頓挫，行動不遭阻襲，持之以恆，則理想終有實現之日，即或不能全部實現，亦必能局部完成，團體之不能無理想也明矣。

團體之無理想者，必須採行其理想，原有理想之已曾實現者，亦須採行新理想。理想應代表團體中急待實現之需求，惟多數份子之需求，絕非一成不變，應隨時代而變易，庶不致成為時代落伍，此為一切團體所須瞭解之點。又理想必有其久遠目的，而有利於大衆。團體生活之目的，厥在提倡大衆福利，理想之不能提倡大衆福利者，不復能稱為理想，而有變更之必要。故一切團體自友誼組合以至政黨，必須時時批閱其政策，商討其主張，以斷其是否符合時代需求，能否提倡多數份子之利益，是則努力以赴，以底於成，否則迅予改絃易轍，以免貽害社會。

（五）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自社會生活高度發展後，社會中團體隨之增多。團體之外有團體，團體增多，所以表現社會生活之豐富，社會關係之密切。既有衆多團體，必然發生相互關係，不論各該團體樂意參加與否。亦必發生相互影響，不論各該團體樂意接受與否。團體間雖無固定協議，亦無固定計劃，而分工合作之逐漸形成，亦為必然結果，且為社會之急迫需求。

團體之組成，其運行一方面要維持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實現其目的。團體如能自由存在，前須容忍其他團體之存在；團體如能自由實現其目的，則須容許其他團體實現其目的。團體間非特應有忍讓精神，且須注意其他團體對於本身之批評，因旁觀之言論，最足以發現本身之弱點。更須採其他團體之長，以補本身之短。實際言之，團體之能提倡內部批評，尊重外界輿論者，始足以言改革，其所改革，乃能促進其本身之進化，更必能以其個別貢獻，協同促進大團體之改革，而有助於人羣之福利，此則為團體存在之眞正目的。

團體之組成，原有其目的與理想，惟往往目的一達，則理想無形放棄，團體亦即瀕於退化。團體既經落伍，而不求改革，則必不能博得多數份子之擁護。改革之內在因素，在提倡意見自由，保障反對意見，吸收新份子，採行新理想，更須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依此而言，團體之能遵循此類原則者，必可繼續進步，日趨繁榮。反其道而行者，則難免於落伍，而終致覆敗。願國人三復思言，各自放棄私人權利之爭，共維團體之進化。

航空郵資增加

自一月份起，航空信的郵資又已調整。最近郵資的變動，使我們這辦刊物的人，大傷腦筋。因為定戶中，有的是平寄、掛號的，有的是航平、航掛的，郵資每次調整一次，我們都要全部重算一次；而普通郵資與航空郵資，又不同時調整，一番手腳兩番做，恐怕讀者也不免要弄得糊塗。關於非航空信件的本刊郵資，我們已於三卷十七期上向讀者報告過：

平寄　每份　一百二十元

掛號　每份　三千一百二十元

最近航空郵資調整後，本刊航寄的郵資為：

航平　每份　四千一百二十元

航掛　每份　七千一百二十元

現在本刊的售價每份不過七千元，定戶優待，每份祇合到五千數百元，而一份航掛的郵費倒要七千餘元，一份航平的郵資要四千餘元，眞是不合理。路遠的，沒有辦法，祇好航寄；路近的，能不航寄，最好不要航寄，以資節省。致於航掛，我們勸讀者最好不要航掛吧，因為郵資實在太貴了！

自三卷二十期起，航寄定戶（不論航平或航空），均請每份補付郵資二千元，可照各人訂單核算補下。否則由本社在寄刊的期數中酌量扣除，不再另函通知。

論反對政府

嚴仁賡

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設施，從沒有能夠讓治下的國民人人滿意的。不問個人間或集團間，由於宗教、信仰、背景、學識年齡、財富、潛力、職業之互異，對於是非評價的標準和利害關係，絕難期其一律。政策適於此者未必即適於彼，設施為一羣人所擁護者未必亦為另一羣人所贊成，衝突、反對為勢所必然。政府原不必以遭受反對為忤，因為勉求意見一致，既無可能，尤非所需，即使施用壓力，收效至多也只是一時的。對付反對，莫善於尊重民意，並順從民意。

今日，反對政府來自三個方向：一為執政政黨本身，如最近因郵資增價專立法院之質難行政院，便是一例。近年豪門資本與政府的貪汚無能備受各方攻擊，亦均未能逃執政黨黨內的嚴苛指摘，都是值得大家喝采的。雖然容有其他作用，究仍不失為進步的風尚。第二，反對政府來自在野各黨。在野黨和在朝黨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政策利於一方者往往不利於另一方。而且，在野黨希圖登台執政，可以不厭其煩的找尋執政黨的短處，有時不免做得過火，甚且可以抹殺事實、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然而近年執政黨肯在整飭吏治上稍稍用心，也未始不是開放黨禁以後的小小收穫，我們不能一筆抹殺這種反對的價值。可惜僅僅數載，反對政府的在野黨，被指為「匪黨」，或被命為「奸盟」，反對活動懸為禁例；或者目的既達，繼續反對亦無必需。一年來，反對呼聲消沉，促使政府進步的一股力量亦隨之泯滅。第三，反對政府來自一般老百姓。但老百姓至今尚未獲得直接發言反對政府的機會，尚只能假手知識份子代為表達。知識份子的利害關係本和老百姓的不一致，不過知識份子思想前進，頭腦清楚，富有正義感，喜歡抱不平，雖無代表老百姓的正式資格，又未受老百姓的囑託，但他們却永遠站在老百姓的前面，代他們反對政府一切違反人民福利的政策或措施。

這三種反對政府的形態，動機各異，效果亦殊。第一，執政黨內部反對政府的政策或措施，有時不免出發於派系間的私怨，或爭寵，即使從最好的方面來看，充其量也不過是為的保全本黨的政治生命，真正謀忠國家人民者殊不多覯。例如二月間的金潮和五月間的學潮，對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損害不輕；即會傾閣前者是因黨中某兩派的鬥法，後者又為黨中某系對某系的示威，人言嘖嘖，真假難辨。第二，在野黨反對政府，無非希圖分享執政黨的禁臠；不然就是想藉反對壓倒政府，以便取而代之。故一日在野，即咆哮不休，一旦入閣，就一聲不響，比個洋囡囡還乖。往壞處說，在野黨的反對，徒以「為國為民」為招牌口號而已，大半數却是因私而害公的。但是知識份子的反對政府則不同。固然，因看中某部某行顧問之類或看中一個出洋享福的機會方始反對政府攻擊個人的，並非絕無其人，這種人究竟只佔極少數中的最少數。知識份子絕非以反對政府為個人進身之階。這些人，既無官癮，又非財迷；既不擬分享執政黨手中的一杯羹，更沒有夢想推翻現存政府，自己粉墨登場。僅僅是一羣服膺民主的人，看不慣不顧民意民瘼的政府，挺身出來替老百姓說句公道話，如是而已。政治未上軌道，需要有這麼一批人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間，衛護人民的利益，不使橫遭無端的侵害。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徵糧，這批人鬧得最兇，究其實，內戰砲火何曾打到他們頭上，徵兵徵糧何曾徵到他們身上？只要是政府侵害人民的利益，不顧人民的死活，他們就不容緘默。試想，老百姓哪一個願意內戰？哪一個不反對徵兵徵糧？知識份子不出來反對，又有誰能夠出來反對？政治若上軌道，下情苟能上達，何用這般書獃們終日叫嚷不休？外面人總是批評大學裏的教授學生們整天專門鬧人，不想建設。其實這是冤枉的。政府措施違背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固然反對；但政府措施有裨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稱頌之不暇，何用反對。可是抬頭看看，目今政府的措施，又有多少值得人們稱頌？

然而政府見不及此，它對待這一批諍友，這一批最珍惜它的過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為不公。比方說，政府恐怕黨內的反對有失體面，雖可以假藉肅黨綱一類的名堂鎮壓鎮懾，並非絕對靈驗，有時甚且格外姑息鼓勵之，以便維持派系之間的均勢，便於玩弄。其次政府對於有槍桿的反對黨，恨則恨之，尚有幾分膽寒不能無懼；對於無槍桿的反對黨，禁則禁之，還是要瞧瞧「友邦」的眼色，不致放膽胡為。對待「友黨」，自然更加不敢怠慢，因為假使名額上位置上小有不滿，動不動就有翻臉退出政府之虞。惟獨政府對待知識

份子，一向是毫無忌憚可以信手胡來的，令人費解！譬如知識份子反對內戰和徵兵徵糧，明明是幫老百姓說話的，政府却硬說他們妨礙「戡亂」，幫助共產黨說話，其實共產黨何嘗反對內戰，其理難通。知識份子呼籲政府保障人權，明明是替人民爭取自由的，其結果反使自己的安全和自由受到最大的威脅，其故不明。今日軍人主宰地方行政，照着一般的直線邏輯，是共產黨既然反對政府，普天之下只要是反對政府的全都是共產黨，於是乎在「戡亂」的「非常時期」內防制共產黨的一切條例法規，幾乎可以用在任何一個人的頭上。近數月來，在各地大學任教從讀的教授學生，時因不滿現狀，不小心的批評政府幾句，被人報告，當局即可斷定某某大學裏有大批共產黨潛伏活動，即可動員全市軍警，如臨大敵；或則惶惶終日，草木皆兵。其實，天下本無事，純是自相驚擾，小題大做。涉嫌學生不幸遭其逮捕，縱無共黨或謀亂的確證，終仍不免縲身囹圄，或竟「畏罪自殺」；似乎是苟不如此做法，就無以以一儆百，擒而故縱，更無以自圓其說。不知如此冤枉了多少人，引起多少次的學潮。政府本最需要安定的，社會更是需要安定的，然而這又豈是尋求安定之道？

這種發展是可憂的。保障人權成為徒託空言，政府的威信終有一日全部崩潰，後患不堪設想。政府此時若尚有振作之心，既能容忍黨內與友黨的反對，何獨不能對於純出善意純受愛國心情驅使而反對政府的一批文人，也拿出絕大容忍的肚量？而且僅容忍尚不够，根本上，還應以真誠善意接納智識份子的一切批評建議，求自身的改善，知識份子，是今日或來日社會上的中堅和上層，國家社會的一般進步力量。這些人若尚不為政府所容，則甚麼人又可以為政府所容？

美國闊步世界

America Strides the World. — The Nation, Nov. 30.

英國拉斯基教授

這是拉斯基教授(Prof. H. J. Laski)對於目前國際政治所發表的三篇重要論文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歐洲完了麼？」曾譯載本刊第二卷第十七期。（譯者）

一

美國正像羅馬人般闊步着世界；雖鼎盛時的羅馬，和經濟地位最高時的大英帝國，也從未享有過這樣深遠直接和無所不屆的勢力。它正握有今天全世界一半的財富，一半以上的全世界生產能力，它的輸出更超過於輸入一倍。幾萬萬的歐洲人和亞洲人現在確切知道：他們生活的質素和節拍正緊於華盛頓的決策。下一世代的運命即將決定於此種決策的智慧上。

可是從悲慘的歐陸遙望，這個具有無上權力的美國看來不像是一個足以引人欣喜的美國。在那裏，決策的大權好像正操諸一羣旨在恢復「黃金時代」政策的人們手裏，他們所謂「黃金時代」乃指當柯立奇總統任內，胡佛氏正向人民宣佈已經解決了匱乏問題的時期。企業家任所欲為的神聖權利，曾在羅斯福總統任內遭遇過陰翳，現在共和黨正為還復權利在奮鬥。企業者不僅正發空前厚利，更在洶洶然力爭減稅，為使政府費用不必由遺產所得額最高者所負担。共和黨用「塔虎脫——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 Act)設法限制工會的發展。大戰前的「諾立斯——拉加帝亞法案」(Norris-Lacoardia Act)曾使美國人相信：司法機關對於罷工的禁令權，已因此絕跡。這次法案却又使這個制度復活，用以打擊罷工。共和黨更急切想法消除一般人對於TVA的嚮往；曾有夢想建立密蘇里流域計劃(Missouri Valley Authority)，以媲美坦納西流域計劃之卓越成就者，現在除夢想外已絕無實現可能。聯邦政府對於教育的支助，雖為現時所急需，也絕難實現。甚至私刑(Lynching)惡習的重行猖獗，亦不够促使這個國會對於南部各州腐敗的選舉機構和流氓政治，從事改革。此外，共和黨對於平抑物價所採樂觀態度，和對於貧民住宅問題的重大錯誤措施，凡此種種，舉不勝舉，都是令人難於置信：二十世紀已快近五十年，而一九二〇多年的事物早已過去了一個世代。

對於美國政府的國際政策，兩個政黨都應負責，雖在執行方面杜魯門和其政黨負較重要責任。在這裏，他們的功罪互見。美國在「聯總」(Unrra)內所表現的，正是一種應付事變的偉大氣概，而為美國歷史中的特獨本色。立林縉氏的管制原子能計劃(Lilienthal plan)也將在最近將來不僅被視為有助

於世界和平，且爲睿智的國際計謀的一個無上範模。筆者尚未聽到蘇聯或其它列强能對之提出有效反對。筆者更相信：美國關於歐洲猶太人所堅持的公道原則——雖受到貝文的譏罵，國務院更不免有時躊躇——正迫使英國政府不敢摧毀「猶回分治試驗」（Zianist experiment），而以此摧毀來博取其仇人亞拉伯封建貴族們的好感。貝文在聖地 Palestine 的政績不至於比現有的更壞——筆者這樣說，並非饒恕了該地恐怖政策的罪惡——是不因於貝文同僚們的勇毅，而是因於杜魯門總統的堅持，使貝文始終不得不顧到對此不幸事件的美國輿論力量。

二

美國雖有如上的功績，但是他的罪惡却較之更多。自從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表示過對於目前的大問題有所了解——對於俄國必需獲致一個相處的過渡辦法 Modus Vivendi。俄國素來是多猜疑，難應付，傲慢和陰險，但是他的領袖們却顯然明瞭：這次勝利會大有損於其國內經濟，不僅使他需要一個長時期來恢復舊觀，並且使他在下一次大戰中，果眞孤立，將註定失敗。因此緣由，俄國纔努力建立衞星國，他的領袖們纔對麥克亞瑟將軍在日本的獨裁表示着憤怒，他們纔對中國反動勢力的重被武裝感到驚駭，最重要的，他們纔對美國政府决心重建德國工業，而阻止其社會主義化，表示着疑懼，因此結果將爲美國和德國的鉅大企業的結合。

凡此種種，顯然需要一個富有理想而又不乏勇氣的對俄政策來應付。但是筆者却看不出美國政府正有這樣一個對俄政策。美國政府已助長了民間的反俄情緒至於發瘋的程度，這情緒使他們不再能了解：和莫斯科獲得友善並不同於和希特勒講綏靖。美國政府更已支助了歐洲的反動勢力。它懲罰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爲了他們不能割絕他們的聯盟國，而這個聯盟正是他們不爲反革命勢力所顚覆的保證。它一方面把俄國的一舉一動譴責爲帝國主義的擴展，而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戰略性的帝國主義辯護爲保衞民主和自由，雖在外國的觀察者看來，美國對於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事援助，絕難以此種辯護自圓其說。馬歇爾計劃的全部意義，雖現尚無人能够諒曉，但即使稍聽美國國會裏對此的辯論，我們已不難看出：這個出於美國貸款方式的援助，很容易會附有屈從美國的政治性條件，而和受惠國的獨立自主難於相容。若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已占多數的國家政府——像英國——竟因美金的束縛，必須遵依美國財政資本家的意旨，而不再能遵依自己人民的意旨，行事施政，則整個歐洲將很容易爲內戰所籠罩。

這是一個深遠鉅大的問題，而華盛頓好像尚未開始顧及：美國鉅大的生產能力所形成的東西兩半球世界經濟的失却平衡，必將產生不斷的危機，一直等到現存不平衡獲得了大規模的適調爲止。歐洲和亞洲將不能向美國賣出，除非他們也能從美國買入；這個可能，必需在美國廢除了保護關稅，和歐洲亞洲急速提高生產能力之後，纔能實現。關於第一點，問題顯極複雜；雖已有了日內瓦協定，但更需要對於美國的企業家心理施行一種外科手術。關於第二點，據筆者看來，祇當美國政府具有足够的偉大氣度和理想能力，而設計一個和平期的租借辦法（Lend-Lease），并且包括蘇俄在內，纔有可能。歐亞兩洲，除非能够參加這樣一個租借辦法，將永不能從美國買入貨物；這結果之一，將形成一個美國經濟恐慌，比了一九二九的恐慌更爲嚴重，不然，將需要另一個美國新政（New deal），其規模將遠超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新政。事實所示，美國兩大政黨內的任何一個，既都不相信美國企業家會支持這樣一個社會試驗的鉅大計劃，於是問題乃不在美國是否將發生經濟恐慌，而是將在什麼時候發生——假定和平還能保持的話。

三

美國自由主義的原子能化，更以如下的原因而愈形悲慘；正當對於美國經濟無忌憚的與無人性的猛烈衝激，最需要予以駕馭的時會，而美國國內却缺少一個有組織的左翼運動，可以出來領導。筆者知道美國不乏具有自由信念的男女人物——在國會裏，像亞來崗州的參議員摩斯（Senator Morse），在國會外，像韓德森（Leon Henderson）和羅斯福夫人。筆者更知很多在工會裏的人物，不問是屬於 C. I. O. 或 A. F. of L.。但所可注意的是，他們都缺乏一種有機性的結合。凡稍留心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中 P. A. C. 的工作者，不得不承認它祇是另一個從旁誘說的團體，和 N. A. M. 或天主教會一般，設法對於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獲致投票的誓言，不問在全國性或地方性選舉中。不僅是自由主義者的團體缺乏堅强團結，這缺點更減弱了他們對於政黨機構的影響。

說來似乎有些冒昧，筆者不得不疑慮美國政治的現狀最足以表明美國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的幼稚程度。此不僅得見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脆弱無力，尤以得見於兩大政黨間並沒有思想上重要的分歧。兩黨中的任何一黨都祇是一個爭取權力的機構，取得了權力，再替黨人爭取職業。任何一黨向選民所提出的候選人和政綱，都是以此爲目的。在一個外國觀察者看來，這是一件殊足駭異的事

；例如杜威州長（Governor Dewey），他的欲入白宮的熱衷，乃人所共見，却一方面拒絕承認被提名爲候選人，同時正用盡氣力在組織其選會前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對於任何重要問題竭力免避透露自己的意見，深恐任何意見有損其被選的機會。同樣的奇觀是加立方尼州長華倫（Warren），他滿嘴說好話，但遇着當前大問題便閉口不談，希望這樣可以在明年共和黨選會裏被推爲候選人。筆者殊懷疑「大智若愚」眞是政治活動中一個有效原則。英國人至少會對於艾登（Eden）在下議院裏對於重大問題保守緘默而感到駭異，若是他認爲任何意見的表示足以損害他代替邱吉爾而爲保守黨領袖的機會。

四

沒有一個對於美國政治舞台的外國觀察者不感覺到：在那裏，一個大規模的政黨改革已嫌過晚。美國現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眞正的保守黨，或是一個眞正的自由黨。專靠新任總統一人的偶然置重點，而視之爲全國唯一强有力領袖，實在是一個絕大錯誤。筆者更進而認爲美國憲法亦有整個修正的必要，它所設立的許多制度和它們的運用，以至華盛頓與各邦間權力的劃分，很多是歷史的贅疣，正嚴重地阻礙着美國的發展。這些制度的運用應該是一種平民政治教育的源泉，但是現狀下美國制度的運用却正產生相反的效果。

筆者雖同意於佛郎克佛特大法官（Justice Frankforter）的見解，認爲國會的調查權是一個可寶貴的工具，它的範圍和權力應予維持，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調查權正被濫用着。它曾被濫用於珍珠港事件，更被「第斯委員會」(Dies committee)和其繼承者，「蘭金——託瑪斯委員會」(Rankin-Thomas Committee）所濫用。一九一九年的歇斯的里亞乃是美國歷史中一段難於令人置信的插曲。現在，從任何曾經捐助過一九三八年西班牙共和黨人救助基金者，到任何參加過一九四七年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者，都會被認爲危險份子，甚至被認爲接受莫斯哥的命令——這個現狀，不僅令人驚異，尤足爲之惋惜。英國的下議院和法國的代表大會中，都也不乏愚蠢和不德的份子，但這兩者的程序和組織都不至於授權於這羣人使盡量發揮其惡性，而傳佈其毒素。我們尤應注意於在這個時代另一個助長此惡的因素，就是和民衆交接的媒介正是現社會的生命所在。

五

筆者不得不再猶豫地和惋惜地指出如下的覺感：今天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最反動的成份，都能直接溯源於一個黷武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影響。若是說共產黨是一個外國意志的表示，那末，這個天主教會尤其是如此。對於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沒有其它團體應該比天主教會更負罪責。更沒有其它團體像它一般地努力於仇化美蘇間的關係。它維護兒童勞工制，它建有自幼稚院起到大學爲止的教育獨立系統。它對於電影業，至少對於政治性的影片，有巨大勢力。它在壓迫言論自由方面是個主角。它放任神父哥林（Father Coughlin）的反猶太主義和麻塞邱色州和紐約的流氓主義。我們偶一回憶當年愛爾蘭主教（Archbishop Ireland）和卑森公爵（Monignor Ryan）的寬洪大度，對此況狀，尤覺悲痛。在天主教徒衆多的城市，這教會更用各種陰險手腕來控制當地工會。筆者懷疑現在美國國內有任何三個人會具有和紐約天主教主教長（Cardinal Archbishop）一樣大的權力。尤足驚異和注意的却是：天主教士更有滲入外交界重要職位的特殊本領，這和在英國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的此種本領足令共產黨人對之遜色。凡注意現在天主教勢力的人，若是把它和一個世代以前的情形相比較，會對於它的生長速率和方向，感到絕大驚異。除西班牙外，筆者懷疑：在今天世界中天主教會在美國的勢力，還有何國能與倫比。

六

霍爾姆斯（Dr. O. W. Holmes）會在醫學史上一個緊要關頭中說過：「我的至誠使我顧不到謙虛或虛僞，我祇懇求手握着生死大權的人們能夠諦聽我的話。」唯有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們任何人纔能面對此刻的嚴重問題。此刻是人類歷史中一個無上的轉捩點，其重要性不下於馬丁路德（Luther）出席於伏姆斯會議（Diet of Worms），或是一九八九年各國將帥會議於凡爾賽宮的時會——這個具有歷史決定性的時會，更像列寧正在聖彼得堡的芬蘭車站步下他的「密封火車」的一霎那。對於現在人類整個文明的命運，沒有任何其它權力比了美國更握有決定性的影響。美國所享有的地位同時就是他的特殊責任。他沒有受到戰爭中暴風雨的摧殘，他的經濟不僅未受損害，並且繁榮無比。美國人民於民主政治已有久遠的經驗，但也不過於久遠，足使他們遺忘了獲致此種權利所經受的革命戰爭。他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民族。自然賦予他們以一個無主的大陸，和無盡的富源，歷史更賦予他們在建國最初四十年中以一羣睿智勇毅的領袖。他們國家的完整獨立曾兩次經受危險，而在這兩次危險中——一八六一年和一九四一年——，命運却都賦予他們以一個領袖，且會引起了舉世的景仰。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敏於試驗、富於熱忱的民族，當他們聽到痛苦的呼聲，尤其勇於慷慨赴義。睿智的美國人，現在應該正在聽到這種呼聲，因這呼聲現正響徹五大洲。美國人必須速於了解，他們手裏正握着生死之鑰。自古迄今，從未有像這次的急切需要着他們的諦聽，他們對於所諦聽的了解能力，也從未有像這次的會發生深遠鉅大的效果。（本刊特約譯者譯）

與愛因士坦先生的談話

羅忠恕

十二月三日我由墨西哥，乘飛機回到美國，參觀了田納西谷組織(T. V. A.)之後，在華盛頓住了八天，十二月十五日由華盛頓到了普齡士敦城，(Princeton)這須是美國一個著名的大學城；普齡士敦大學今年才辦過了二百週年紀念大會，各國的學者都有來參加這慶祝典禮的。這是威爾遜總統曾任過八年校長的大學，但我主要來到普齡士敦，是因在此地的「高級研究所」，(The Institut for Advanced Study)，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大家愛因士坦卽在此任研究教授，故特來此訪彼。這研究所是猶太人捐款設立的，愛氏因希特拉壓迫猶太人之故，離開了德國，而這研究所之設立，原有收容猶太籍學者之意，因有愛氏及其他世界著名的學者聚處此地，這研究所竟成爲世界一個著名的學術中心。我國的華羅庚及其他幾位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張家瑞等，都在此地。我到普齡士敦後卽由研究所的所長與愛因士坦先生在電話中約定了見面的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我由友人蔣旨昂君陪往研究所，由愛因士坦先生的秘書，也是他的高足，一位猶太青年史陶詩（Straus）君引導，到了愛氏的研究室。這位鶴髮童顏的科學家，極親熱的與我握手。我剛坐下，他便首先問道：「聯合國文敎組織的近況怎樣？墨西哥的大會成績如何？」我告訴他：「有人把聯合國文敎組織與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比較，認爲後者雖較前者規模爲小，也缺乏各國政府的經濟支持，但後者因有柏格森（Bergson）、居里夫人（Madume Curie）、愛因士坦（Einsteiu）、及穆銳（Gilbert Murray）這一類的第一流學者在這組織裏，對世界學術界頗有一種精神上的引感作用，這是聯合國文敎組織所缺乏的。」愛氏接着的說：「那是過譽了！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原來的目標雖好，後來因滲入了政治的影響，就把牠弄糟了。學術機關被政治利用及支配，是極其可惜的事」。我告訴他：「目前的聯合國文敎組織是由各國的政府担任經費，用人行政，更易受政治的影響。但是由學術界各個人自由組織的學術團體，推進世界文化合作，確是不可少的運動。我以爲目前世界所急需的，是全世界的學者，組成一個大聯合，以智慧及善意，指導國際政治，不然世界的紛擾局面日益增加，我們終必受野心家所支配，又引起人類互相殘殺的悲劇。我們的責任太大，不可不早謀結合」。

愛氏回答道：「一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但戰爭總難避免。現代的戰爭太殘酷了，將來的戰爭亢爲悲慘。世界人士，若不急謀自救。必將同歸消滅。玩弄政治的野心家，把科學家及任何學者，都利用去作戰，科學及一切的知識，都被誤用了」。

我接着問愛氏：「何故善的力量不易結合，惡的勢力，倒可利用組織？」他回答道：「懷惡意的人，爲着自己權力的擴張，可不擇手段，力爭自己的地位與勢力。懷善意的人，則缺乏此種猛進心，不去爭權力。當今最缺乏的卽智慧、善意、權力三者之結合。此三者不能結合，世界永無和平之望。有智慧及善意的人，得不着權力。是不能引導世界達於安全的」。

我告愛氏，丹麥物理學家波爾（Niels Bohr）今年六月同在瑞典開哲學會時，他說他除了研究原子能外，尙喜讀儒家思想及康德哲學。我曾問他，原子彈是否應停止製造？波爾說道，原子彈是國際和平的保障。我問愛氏，這個見解怎樣？愛氏回答：「原子彈本可因其破壞力之大，使人畏懼戰爭，因而促進世界力謀合作，但他不能保障和平。現在原子彈全落在政客手裏，竟成了和平的障礙，引起了國際間的疑懼，不特未能促進國際合作，反而造成了更深的猜忌，實足痛心。我想原子彈最好的運用，卽是一個投在華盛頓的白宮，一個投在莫斯科的克姆林宮，把野心的政客先消滅了，世界方有和平之望」。後來我將這一段話告訴了華羅庚先生。他告我，原子彈的製造，愛氏與此大有關係。最早是由他向羅斯福總統提議，這是一種可進行的計劃；其後得羅氏的批准，故能在短期內製成原子彈。現在愛氏十分懊悔，不應促成此計劃的實現，因原子彈竟成爲國際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故發此憤慨之解。我告訴愛氏，我在華盛頓時，有人告我，有些華盛頓的居民，願意出賣自己的房屋，因爲怕蘇聯一旦能製造原子彈時，他們的房屋，不能保全，不如乘早出賣，還可收得同一筆鉅款。

我又告愛氏，我們是有善意的人，假應盡我們微小的力量，在能力範圍內，盡力挽此危機，促進世界和平。愛先生接着說道：「微小的作，豈非罪過？一般民衆，是容易引導的，因爲民衆是愛好和平的。在今日的政治組織下，野心家發動了戰爭，任何人都同被驅入戰場」。

我又告訴愛氏，他德國的老友，量子論物理學家蒲朗克（Max Plank），我曾於十年前到他家中去訪問過，並且認識他的兒子艾爾文蒲朗克（Erwin Plank）。蒲老先生本年逝世之前，我曾得着他的信，信上告我他的兒子艾爾文，因謀殺害希特拉的計劃，被破獲了，被希特拉處以絞刑治死。這給普老先生晚年精神上很大的打擊。愛氏說道：可惜艾爾文蒲朗克是個不肖子，不學他父親的喜好學問，要去作政客。

我最後告訴愛先生，可惜我不了解相對論，不能同他討論有關相對論的問題，但我告他：「八年前在劍橋大學與艾丁頓敎授（Edington）討論哲學問題時，艾氏曾告我道：「愛因士坦的相對論，自認頗能了解，（艾氏是著名的天算家及以發揮愛氏的相對論見稱於世的一位英國學者，已於兩年前逝世）。但愛氏最近學說的發展，我也跟不上了。可見你的思想，不但我們無數學基礎的人不能了解，以艾丁頓那樣的人都追不上你」。愛先生笑笑回答我道：「那是艾氏不贊成我的學說的客氣話」。

我又問他：「現在還拉提琴不？我在牛津大學音樂室，見你拉提琴的照像，常被學音樂的所瞻仰」。他說道：「我現在已許久不拉了，似乎很少有閒心拉提琴了」！談到此時，我一看我的錶快到十二點鐘了，足足談了一小時。友人蔣旨昂取出他的像機，請愛因士坦先生同他的高足史陶詩和我們同照一像，以作紀念，然後握手作別。愛先生那和祥的容顏，謙恭的態度已深深的印入我的腦海了。

觀察通信版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

調兵遣將何時了，壯丁拉多少！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幾場大雪，給瀋陽帶來了酷寒；隨着溫度的急遽下降，東北的軍事政治氣候，似乎也在零下結成了冰。「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豪語，言猶在耳，曾幾何時，瀋陽却較歷次攻勢更為危急地被重重包圍着，而陷在四面楚歌之中了。

談到東北局勢，我們勢須從參謀總長陳誠主持東北大計時說起：陳氏開來就任之初，共軍的五次攻勢，甫告止息。當時陳氏即以大刀闊斧的手段，肩起重整東北的重任，並以「刷新政治，簡化行政機構，嚴懲貪汚，加強工作效率」之語，一新東北人民的耳目。他在軍事上的重新佈置，和忙碌一時的調兵遣將，不啻予共軍五次攻勢過後疲憊不堪的東北人民打了一支强心針。當時人民確曾興奮一時，認為以陳氏之英明，或能倒轉乾坤，使東北局勢暫安一時，甚或完全改觀。

然而九月中旬平瀋路的中斷，便給陳氏當頭一棒。于是昌圖告急，海城棄守，營盤不保，營口撤退；一大堆傷腦筋的消息，接踵而至。作為軍事慘敗的伴奏的，是物價如脫韁野馬般的狂漲，和人心的惶惶不安。那時報紙上雖一再發表「匪軍潰敗流竄不足為慮」，但是北寧路遲遲不能恢復，却是戰事失利的佐證。

六次攻勢，此緊彼弛地繼續了兩個多月，關內外的交通，使有兩個多月斷了氣。鐵路線的暢通或梗阻，幾乎成了人民預測軍事成敗的指標。儘管報紙上說得天花亂墜，但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已起不了些微作用。直至平瀋間確已通車時，人心才稍見緩和。繼之戒嚴令取消，物價不再猛跳，同時羅卓英蒞瀋，於是陳氏又再作豪語：「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企圖」。那時瀋陽人民都有同感，以為「陳氏這回也許要離開瀋陽了。」因為他來時平瀋綫暢通，軍事上還沒如此之糟，現在「匪軍」已偃旗息鼓，平瀋間亦勉强通車，他可以回去見江東父老。然而平瀋車像一個瘸老人似的，蹣跚地爬了不到兩個來回，「匪軍」再次的騷動，又使這道貫通關內外的唯一輸血管支離破碎了。

據云六次攻勢結束後，林彪曾在哈爾濱召開軍事會議，檢討歷次攻勢的成果，認為在各次攻勢間，軍事停止活動，予國軍以布署機會，是失策之處。所以這次發動的「七次總反攻」，運用「疲勞戰術」，使國軍無喘息餘地。瀋陽中央日報曾稱：「匪軍疲勞攻勢，徒自疲乏，不足深慮」。而這次與前不同的攻勢，由于「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企圖」的金口玉言，一般稱之為「新一次攻勢」。

這次攻勢，係自十二月十二日起，共軍發動了整個東北的精銳部隊，自遼北、遼西、遼南、三路犯瀋陽外圍，以「鑽隙」滲透戰術，使瀋陽和其他幾個大城陷于孤立。攻法庫的共軍係第七、第一、第二縱隊約六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攻佔」法庫城，並大踏步南下，進軍瀋陽西北數十公里的大孤家子、沙面城、三家子、幾個據點，直叩瀋陽北門。其第一二兩縱隊並出動一支人馬，經昌圖、通江口西進，在彰武一帶，與第八九縱隊會師遼西，逼新立屯、新民，與國軍展開鏖戰。其第四縱隊則進攻遼陽，鞍山告急；海城國軍剛撤駐十餘日，便不得不自動撤守。同時煙台，亦有騷擾，煙台煤礦員工紛忙撤至瀋陽，瀋南十五公里的蘇家屯縱遭竄擾。同時撫順東十數公里的營盤又再度危殆，本溪瀋陽間交通斷絕，那時眞是風聲鶴唳，瀋陽的人心沸騰，達於極點。

行轅頒佈臨時戒嚴令，六點起便絕斷行人。同時以電量不足，除軍事機關及報館外，一律停止供電；因此一過黃昏瀋陽便成了死城。東北雖是產煤之區，但是各煤礦以受戰事影響，幾乎全部停頓。東北的六大礦除西安、鶴城子、北票、已為共軍控制外，煙台礦在此次攻勢時，自動放棄，阜新則被包圍已久，情況不明。瀋滑的一部員工則準備遣散，所以六大礦只落了撫順一處，然而它也在半身不遂的狀態下苟延殘喘。每日最高產量曾達六萬噸的撫順礦，現在只能維持三千多噸的產量，除去發電廠日需一千噸，及礦方本身消耗外，每日只能有一千噸外輸，因此守着礦窖的瀋陽，便鬧着煤荒。瀋陽市民在少煤缺電，既冷且黑的生活中受着煎熬。東北物調會竟派人不遠千里去開灤購買煤斤，這眞是滑天下之大稽，使人哭笑不得。洽購的十萬噸煤斤，也許準備着空運瀋陽罷？

現在瀋陽幾幾乎是八面受敵。在烽火遍地，滿天的火藥氣息中，瀋陽老百姓對了活命的最後限界。維持人命根的糧食，在這次所謂「新一次攻勢」後，便跳躍式的一直上昇。高粱米由一千而兩千而四千，壓迫得人透不出氣來，並且十分鐘內，價格都會跳幾跳，使人徒歎觀止。在人們設法活命的時候，可就激起了春天曾膨漲全國各地的米潮。前天在繁華的南市場附近，有兩輛糧車經過，一個撿垃圾的孩子先割破了一隻口袋，於是一聲吆喝，有幾十個人上去，在十幾分鐘內，把兩車糧食搶得精光。不但押車的苦笑着臉沒辦法，就連離得不遠的警察，也大模大樣地裝着沒看見。同日在清華街有兩輛豆餅車，被一羣難民搶光了。在鐵西區有三輛糧車，被搶光了。並且有一個叫王治國的搶糧匪徒被捕，第二天遊街之後被槍斃了。但是有什麼用呢？恐怖已不能勝過飢餓；反正活不成了，「槍斃」也比活活餓死來得痛快。瀋陽老百姓說得好，「吃飯沒罪，誰個犯法呢？」「我們十四年的罪都沒這麼難挨！那是我們雖然不被人家當人待，但是還能以「狗食」塡飽肚子，現在是連「狗食」都吃不飽了」。

近日遼西的戰鼓擂得正緊，殺聲震天。由瀋開往山海關的客車在錦拋了錨，進退不得。據說曾由鐵路局每人每日發二斤高粱米活命。同時逃亡來瀋的鄉下地主，日有增加。但是瀋陽不是也孤立在朔風中，岌岌可危嗎？徵兵令又急如星火，街頭强拉壯丁的事時有所聞。一般青年人都深自畏懼，不敢出門。眞是「調兵遣將何日了，壯丁拉多少？」看淪落在街頭眼睜着斷了氣的難民，眞不知超然法外，斷送國家命運的人，該如何自責，以謝國人了。

（編者按：下期本刊還有一篇關于瀋陽最近情形的詳細通信，請讀者注意。）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寄貼足回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湖南監委選舉原原本本

黃潮如

（觀察長沙通信）湖南監委選舉，省參會於二十六日閉幕前舉行。此次參加競選者計有十六人之多，監委名額共五名，而五名中有兩名是已先天的固定了，一名是民青兩黨支持的，一名是女性，雖然湖南女監委也有三人提名，可是事實上談不上，競選，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的。所以湖南此次競選監委，可以說十二位在角逐三隻鹿，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監委選舉，是採間接選舉法，不是由選民直接投票，而是由代表民意的參議員選舉，自然參議員大部是智識份子，有鑑別能力，應該能選出確爲大家敬仰的人出來的。因此，在選舉前各方對當選人的預測，正是操有投一票權的參議員們絕好的參考，大家也認爲十餘人中比較聲望能力高的一定可以當選。不料二十六日選舉揭曉，大家認爲應該當選的幾位競選人，均告落選。因此日來輿論譁然，尤其長沙各報議眾口一詞的譴責參議員和爲幾位落選的競選人惋惜。

此次競選的十六位名單如下：

陳大榕、林式增、何漢文、唐鴻烈、仇鰲、龔德柏、向乃祺、何鍵、方鼎英、曹伯聞、陳堅、李國柱、李不疑、徐國瑞、舒之銳、黃尭軒。

上列名單李不疑是青年黨，徐、舒、黃、是女性，其他十二位，都是國民黨或社會賢達。此十二位中聲望最隆的當推仇鰲，能力強的是何漢文，素有大砲之稱而不畏強權的是龔德柏，雖然龔過去放大砲有時并不準確，不能獲得人的同情。但以龔放大砲那種精神，做了言官以後，貪官污吏一定對他有點頭痛，家鄉能把他選出來，確也是一個適當的人選。誰知揭曉以後，三人均告落選，無怪輿論譁然，人言嘖嘖了。

仇、何、龔、爲什麼落選？要解釋這個謎，就不能不先檢討當選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疑和女性黃尭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爲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團系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臭，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支持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十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會副議長唐伯球的長公子，此公本不足與仇、何、龔競選，但是唐家在今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紡紗廠長，田連阡陌，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遲，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蜚短流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少錢，才競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允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億元，唐父不允，以一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還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置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操守有疑問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年高德劭，德隆望重，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使，他都婉辭不幹。功利在他心中是淡漠的。此次出而競選，無論其本人和人民，都認爲當選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大家也確實願意此老當選。但是仇老有缺點，就是太窮，他缺乏了這種本錢，原來願意支持他的，在唐鴻烈同來活動後，不得不離開他了。

競選人中仇鰲是代表望重聲隆的一面，那末年青有爲的一面屬何漢文了。何是現在監委，素有敢言之稱，能力亦強，今年金潮案中他在上海打金老虎，這不僅是湖南家喻戶曉，全國亦都聞名，他洶到家鄉競選，原具有十足把握，基本票也在七八票以上。說南嬉行四種選舉票的說法，第一種是金錢票，第二是利害票，第三種是交情票，第四種是道義票。何的票除第三種交情票外，屬於道義票者居多，如今這個世界道義是講不上的，講交情也看地方，有時爲了金錢，爲了利害，交情就會一筆勾消。何在選舉前，也有十八票的把握，但等到挨有金錢力量來競選的到了長沙，情勢突變，號窮的交情票和道義票辦暗地去了一大叠選選舉前夕，又給利害票一口氣拉去五票，等到選舉揭曉，也就和仇同被的陷入失敗的道路。

這裏要提到龔德柏了。他是南京救國日報社長，他在救國日報專門罵人，除掉　蔣主席外，什麼人都挨過他的罵，因此得「大砲」之號。監委等於舊日的御史，御史是政府的言官，必須要有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敢言敢爲的精神，才話忠於職守。中國古來的言官，爲了打非虎，雖遭殺身之禍，亦在所不顧。當他回湘活動之初，聲勢也相當大，可是他太天眞了一點，以爲參員諸公，不比普通選民，有「選賢與能」的鑑別能力，我譽大砲驅不懸該當選，值不值得投一票，參公們自有認識，也就是說，參公存能力在一選賢與能一的標準下選出他所要選的人。引以他不奔走拉票，保持一實的獨持作風。龔此值作風，把參公們估計得太高了，所以他失敗也是最譽，僅有一票，聊實解嘲。

選舉揭曉了，正在監選員王主偷宣佈結果，一部參員鼓掌爲當選人祝賀聲中，旁聽席上發出不少的呼聲：「這是湖南的民意？」如此民意？「：：故會後，這種選舉結果，散佈到全市去了，大家爲仇、何等的落選惋惜，新聞記者把這些民間輿論都刊載在第二天的報上，其中最足動人的是參議員樓盜寡的爲民主而齊哭流溯，陳靈革參議員很沉痛的向社會呼籲，何、仇兩先生的落選，是省參議會的奇恥大辱，愧對湖南三千萬人民，愧對民族正氣，而對這次選舉結果的結論，認爲是：「暴力戰勝正義」「人性失去理智」，還有一位明逢參議員，爲了仇、何落選，睡在床上一天不吃飯。還有報紙上比較精彩的標題：「交代于勞，夫髓妻獻」「一接下何係指女性黃尭軒，黃夫魏業坤，爲衡湯省參議民一而最沉痛而最正大的批評，當推長沙中央日報的一篇評論，聽說這篇評論，是出自該報社長這夢暉之筆。這裏把他錄在下面，算是本文的結論：

「各方矚目之監察委員選舉，業於昨日揭曉矣。具知參議會底蘊者，早已成竹在胸，鵑敗之局，若爲前定；而於年高德劭之仇鰲先生，興以不提信勢者稱之何漢文委員落選，則紙不深致具儒惜，名政論家龔德柏先生，望重一時，亦眞個一祭一而能一監一者，則值待一精神上共鳴之擊友，是崇借大社「中，果無眞見之人耶?!

仇先生奔走革命，促進民主者數十年如一日，老成碩望，當之現寶，近以大猜新壇之驅，而仍惓惓於激政之前途，卒循友好之論，出而爲監委之難選。此在溯剛廣監嫉使而不爲之先生，固嫉所淵得失榮辱。以此而說世道人心，則不免令人太息，令人長嘆者也。吾人說望先生，體健月禽增進，一本過去革命禱神，由而領導爲民主猶鬥之職士，力挽狂瀾，以慰湘人。則令日之失，又經足以榮辱先生？」

蛻變後的中大選潮

郝稼

欽定規則作了引線

（觀察：京通信）中大競選因爲一場武劇而遭凍結，同學們都在屏營氣息地「靜候處理」。（詳見本刊三卷十五期通信）不料正在「靜候」的當兒，報紙上忽然登出了教育部訂定的「修正學生自治會組織規則」。根據這規則，學生自治會由學校圈選成立，而且僅限於在校門以內作些「康樂」「服務」「風紀」等活動，否則學校得隨時予以解散。據說當局有鑒於中大競選風波，才連夜趕工製造這一套規則，出品之後也將首先施用於中央大學。果然，校方不久就將部則照抄公佈，跟着又來了一套「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辦法」，其中第一條就是「本校學生自治會遵照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部令訓字第六六〇六號學生自治會組織法組織之」。以下詳列圈選辦法，先由每院「提出品學兼優學生二人，經訓導處轉呈行政會議核定」進行「籌備事宜」，然後理事選舉得由三十人提名擁護，再經訓導處「核定合格」。依此，不但三年來的競選制度無形消滅，即有二十多年歷史的系科代表大會也宜告壽終正寢。

部訂規則傳到中大不久，同學們便錫以「欽定」的佳名，冷落已久民主牆又告繁榮，「反對統治」的揭貼遂使人目不暇給。系科代表大會在中大已有二十多年光輝的歷史，競選制度且首創於中大，年來各大學紛紛倣效，在北大、武大、浙大等校都有着滿意的成績。正當校門外「萬民歡騰慶祝行憲」的時候，校門內的民主傳統却被宣判了死刑，這當然是同學們心所不甘的。經過千餘人的簽名提請，復經五十四個代表的聯署建議，被停止活動的系科代表大會終於十二月二十日午後二時在「民主廣場」召開。

所謂「民主廣場」，原是六七兩座宿舍之間的一片草坪，誰也想不到形勢的演進會造成了牠的發跡。訓導處事先已向常委提出警告，說開會的一切後果學校概不負責，同時大禮堂也拒絕借用，因此各代表不得不自帶桌凳把積雪初融的帶泥草地權充議場。會議空氣嚴肅熱烈，圍牆似的觀衆之中夾雜着不少嚴防打手的保鑣。大會的重要決議是反對部定規則，自治會理事則改爲分院提名投票產生。

大會召開後，各院相繼成立「選舉事務委員會」，提名工作熱烈展開。不料學校當局突以「擅開系科代表大會目無校紀」爲辭，將常委十二人各記大過二次，留校察看，繼而更將常委及系科代表八人予以停學處分，並限彼等「立即離校」，同時勸告同學勿參加進行中之選舉，并聲明「非法選出之自治會學校概不予承認」。這一串的處置激起了更廣泛而深刻的憤怒，各院系紛紛罷課。二十六系七十八級組成的「抗議學校處理措施院系聯合會」復於二十七日宣佈成立。

揭起了行動的旗

抗聯會成立後作了四項決議：一、撤回解散系科代表大會及常委會命令；二、撤回懲處常委及系代表令；三、理事會之選舉學校不得干涉；四、請訓導長引咎辭職。決議後，各代表復於當午晉謁當局請願，但因代校長及三長均不在辦公廳，未獲任何結果。當晚校方又委託劉慶雲陳章等八教授出面調停，但因一方堅持先行復課再談其他，他方堅持問題解決即行復課，先後開題懇而不決，談判卒告擱淺。

在八教授奔走調停的過程當中，響應罷課加入抗議者繼起不絕，到三十日已達三十二系一科二組一〇六級（按全校共一四四級）。因爲談判未得要領，校方又頻促停學代表離校，校本部的兩千多個同學遂於三十日下午三時齊集民主廣場舉行校內遊行請願，同時招待中外記者報告眞象。遊行行列到達大禮堂前即改爲方陣，在廣場上鵠候代表與戚代校長商談結果，同時高呼口號，還唱着「保憲章」「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良久代表嗒然而出，說代校長於進見之前令代表一一簽名，然後負責以「這祗是少數人的事，多數同學都要讀書」。至此羣情激憤，紛紛要求代校長給大家講話。擁擠者復高呼「×××拿出良心來」，「×××快出來」，「××拿你的多數來！」——這就是後來校方佈告上所說的「叫囂狂呼，肆意謾罵，侮辱師長」，而且還引起了二部醫學院一些同學的「抗議」。

代校長千呼萬喚始出來，在樓上窗口居高臨下向同學說話：「你們說要自治，不要統治，爲什還要來一個「學校統治會」？」一語未畢，羣衆大譁，經各代表呼喊再久才慢慢平息。於是一個代表出來領導大家齊聲高呼：「問題早點解決，我們早點上課」！至此代校長語氣略轉和緩，說一切要等開會決定，一個人不能作主，并宣佈明晚「三十一」開行政會議，然後又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你們在下面怪冷的，還是早回去的好」。說罷不顧羣衆鼓噪，逕自退入，衞門也隨之而閉。至是代表宣佈「問題並未解決，一切還待努力爭取。」然後行列開始移動，到文昌橋教職員宿舍高呼「請教授主持正義」後始行解散。

第二天是除夕，在懸燈結綵旗幟飛揚的昇平氣象當中，學校却給同學們送來了這麼一份賀年禮：「爲佈告事：案奉教育部第七〇一八七號訓令開：據報該校一部份學生於本月廿四日藉故罷課，既廢學業，破壞校紀，殊堪痛惜！着嚴令卽日復課，並查明滋事學生，從嚴議處，爲首者開除學籍，勿得姑息。仰卽遵辦具報爲要，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佈告週知，此佈！」

緊跟着第一五〇、一五一號的佈告接踵而來。佈告首先說明學校對此次事件之處理已經仁至義盡，繼而岗定一滋事學生：：乃鎗不饒，竟於十二月三十日鼓動五百餘人聚集大禮堂前，叫囂狂呼，肆意謾罵，侮辱師長，並霸出事實，妄肆宣傳，破壞校風，藐視校紀，最後則「經第七十四次行政會議議決，除將爲首學生查明嚴處外，其餘盲從附和者着予毀令申讀」。同時「勸罷課同學本愛護學校初衷，卽日復課，毋再意怨」！

怎麼辦呢？反應是相對的沈默。一日二日是兩天年假，三日課鐘又響了，教室裏却是空空如也。而今天又是星期日。

然而這樣的局勢豈能持久呢？昨晚×學院的師生談話會上一位教授沈痛地指出：「現在不是講是[illegible]黑白的時候，現在大家祗能考慮到吉凶休咎」。他希望大家「趨吉避凶立即復課」，否則莽封「校內問題校外解決，前途何堪設想」！

在這裏不能不順帶地提起一個所謂「讀書同學院系聯合會」。這個「讀聯會」據說也由各系級的代表組成，但各系（無論是否屬於「抗聯會」）紛紛通告否認曾派任何代表參加是項組織。該會早於二十九日下午在上海公館招待記者，自稱代表一千八百人。我們不敢斷言假使這個「讀聯會」也「鼓動」一次遊行，是否這一千八百個無名英雄都會參加，然而「議職會」的代表確曾請了一次願，而且結果甚爲「圓滿」。一千八百淵無名英雄的目的就是四千多個有名有姓的「中大人」的「團結」，這大概又是我們特有的選見解。

還不是春天

半月來南京，季候雖然有點怪。藍天白日，微風吹而不寒，池水都解了凍，甚至椰綠兒都有點發青了。加以憲政伊始，潮海數臘，同學們無不興高采烈，準備「做一主人」的滋味。然而這季候却不大提弄，冬[illegible]瘦[illegible]臘未盡，春又怎能來得若斯之速呢？而且，雖然「講」了二十多年，又却是身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自治」起來總還叫人放不下這個心。

冬天還沒有完，冰雹還會帶來酷寒。但是，等待着吧，「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爐邊天下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If only this weren't an election year"—：

這種話氣已成了華盛頓官場談話中，對目前這似乎已弄得相當僵的局面，無可奈何的表示。不是選舉年，事情就好辦得多。這本來是從不可能的前提上引起的假定，所以並不發生真實問題，祇是「沒有辦法」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如果聽來以爲此公有選舉延期的意思，那是以華度美，不對勁了。我倒並不是主張擇吉開選，不得順延地刻舟求劍的；美國那種四年一大選，兩年一小選的呆板辦法，在政治制度上，很成問題。但是這卻並非美國人所自覺的，他們還正在以爲美國一切都是模範，從好萊塢電影起到種族歧視止，都不是例外，這種定期選舉怎能不是標準政治？我們那種查曆本式的隨意改動占日的辦法，固然不足取法；英國那種以信任票決定任期的傳統，在美國人看來，不說陳腐過時，也會說不穩定，沒有秩序，亂七八糟。拉斯基教授用「無政府狀態」去形容美國的政治，美國人總來是不會懂的，「無政府」亦作亂七八糟解，而美國定期選舉制度在形式上是最有條理的了，像火車時刻表一般。美國司機對時刻的感覺特別靈敏，假如開了快車，趕過時刻，即使前面並沒車，也得在站外慢慢拖，拖到規定時刻才進站。這一點英國和意大利都不如美國。但是形式上的條理有時卻正是內容混亂的一個原因。美國因爲要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競選，有些像賽球，不能不有兩個政黨，於是民主黨、共和黨等名目出現了，形式上條理具備，但是這兩個黨內容有什麼分別？這問題愈研究愈會明白，因爲事實上它們並不能反映社會不同的利益，說得苛刻一點，這形式上的兩黨卻正是特權階級玩的花樣，去掩蓋和他們利益衝突的階層形成政治勢力的手段。

同樣也可說，定期選舉，加上國會兩年一選（參院改選三分之一，衆院全部改選）總統一年一選，形式上的到站停車的條理，正是用來割斷政策的聯續性和安定性，也就是使政府的手腳縛住，放不出來好好做些事。這是制憲諸公的得意處，「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有形政府無其能，有能政府無其形。有形政府是「民主」的，人民選出來的，雖能料得住它不做出不利於社會上有權有勢有錢的集團呢？所以得使之無能。這個虛了之後，太上政府才能有實權。——無怪 Beard 先生要說，美國的憲法是私人企業利益的保險單了。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說這話的心裏滿是苦衷。他們似乎想要做些事，但是頭上有個緊箍；動一動，就會痛一痛，這緊箍就是所謂 check and balance 四處都是箝制和牽平的美國政府注定了不配有談計畫的。實際政治，這個對峙性的經濟所操縱的活動，又是個不談計畫的。在看慣美國政治的學者，挑不出比「無政府」更好的形容詞去描寫美國政治了。

一九四八年正是選舉年，十一月二日大家要投票。八個月後兩黨就要推定候選人；選潮，像在八月裏的錢塘江口，已在升起。這場熱鬧必然會消耗很多筆墨，很多紙章，有趣是怪有趣的，至少不會低於看跑馬的興趣，刺激着大概深入我們本性的賭博熱。可是，如果太認真了，以爲這場選舉將決定人類的運命，或是可以決定不會再發生大戰？甚至對華政策會不會改變？債款會不會送上門來？一千七百萬呢？三千萬呢？三億呢？十億呢？——那就不免過於認眞了。美國這一套，選舉、咨文、聲明，官樣文章的作用是消極性的，是另一套的掩護。——這是我從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裏得來的認識，學得的乖；如果還是我自作聰明，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我已經屢次說，千萬不要太相信了專聽取美國大小聲明的耳朵，眼睛在這時代比耳朵重要得多。我並不願相信美國政客軍人都是造謠學校裏訓練出來的，那是太不夠朋友了；但不論馬歇爾怎樣打他的如意算盤，美元能買得個爲人民讚譽的親美的中國政權；也不論杜威、周以德之流怎樣利用馬歇爾的煩惱去打擊民主黨的聲望，而對援華說得這樣甜；話始終還祇是話，美國在遠東想做，能做，已經做，正在做，還要繼續做的事，卻另有其不得不然的邏輯。這現實和任何那一個人說的話都是有出入的，因爲這套東西如果擺在嘴上，「對於中美兩國政府卻是不利的。」否則爲什麼重要的文件得加上個「頂密」字號，封在國務院的保險櫃裏呢？其實封在保險櫃裏祇是現實的官方描寫，而現實卻封不進去。這不利於兩國政府的「現實」既封不進保險櫃；於是需要一層人爲的掩護體；人既然喜歡用耳朵，不善於用眼睛，這掩護體的性質也自然成了一騎串的聲明，談話，之類的話頭了。這是選舉年呀！那等是說：這年頭誰敢說真話呢？

或者有人會問我，這是什麼道理呢？選舉年就不得眞話！我可以回答說：這是美國，美國就這樣。美國有形的政府是民主的，要選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美國憲法裏有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妙算；那個無形政府並不是民主的，是企業集團掌中物。有形和無形政府有差別，實虛之間種下了這說不得眞話的病根。那就是說，無形的實權不能露面的，露面時，不是取消民主，就得屈服於民主，——部不好。於是在虛實之間要能活靈運用，那是美國人所謂 Politics，翻譯作「技倆」兩字最合式，再通俗些，是騙取選舉票。選舉是 Politics，是騙選競技。美國社會結構的實質裏如果永遠存在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別，而同時一定要保存民主外衣時，Politics 的意義也走不出騙取選舉票的範圍。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話就比較好說一點，誠實一點；但是美國選舉太頻繁了，所以要美國政客說老實話，除非沒有選舉這回事。這都是不可能的假定，因之，最好還是明白這道理，不要把華盛頓向外放送的聲音太認真了，也就不會太錯。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很担心明年美國的大選。有些怕杜魯門重選，這次他如果蟬聯，他不會有個反對黨操縱的國會，馬歇爾可以放手做了；馬歇爾放手做時，他可能又要鬧什麼中國應當民主，擴大政府基礎那一套玩意兒。南京當局當然知道馬歇爾的用心，現在雖有督斯、蒲立德、周以德拉他的袖子，結果還祇有一千八百萬那個數目。國會裏沒有了共和黨的勢力，那還了得？另一方面，也有人怕共和黨上台，不論是艾帥、麥帥，或是其他像杜威之流入主白宮，動兵援起華來，我們將成戰場，沒有喘息了。——他們常來問我的意見，那匹馬會跑第一。我能說的祇是：賭博是賭博，看運氣。但是把民主黨和共和黨看成兩個政策相反的政黨，根本是誤會。選舉中他們自有勝負可說，如果要我壓一寶，我會先用銅板丟一下，碰碰額角。但是這種勝負和我們是無關的，意思是誰勝都一樣，對我們並無分別。高興或害怕都是多餘的。

這不是說美國對華政策不會變了麼？那卻不然，天下沒有不變的事。我祇說，變不變的關鍵不在那個政黨上台

，而是在美國實力的消長。如果美國保得住現在的實力，他的作風還是這樣的。怎麼樣呢？簡單說是馬歇爾路線，如果實力不變，即便杜勒斯做國務卿還是走這路線。這路線的內容是什麼呢？這問題我在半年前就早已回答過了。簡單重述一下是：建立東亞大陸鐵環（iron ring），從朝鮮，日本，琉球，台灣，一直到安南，泰國。這是軍事防禦線，防禦的對象是蘇聯。然後從這鐵環向大陸伸張，建立前衛陣地，大概是包括長江以南的區域；前衛陣地之前是哨防堡壘，包括西北，華北，東北各個孤立地帶。這配合這軍事形勢，得找一個順從美意，有效的看守政府。這政府要能有效，必需不貪污，懂洋文，不太有志氣——一個中國傳統的官僚機構。這政府又得有能力看守這些陣地，所以不能是驅民為共的助敵政府。這是馬歇爾路線中相當複雜的結構。馬歇爾繼續要向這方面做，如果杜勒斯，或范登堡做了國務卿還得這樣做。做得通做不通，我不知道；他們想這樣做，是看得到的。另一個關鍵應當注意的，不論哨防堡壘，前衛陣地，都不是防線的主要部分。鐵環把握得住，太平洋上的優勢就可以保住。這是馬歇爾所謂：遠東形勢並不若西歐那種嚴重的話解。以大陸上的民生說，遠東比了西歐嚴重得多。不嚴重，也是說，還可等待；慢慢來，不要緊。再進一步說，這大陸前衛陣地本來是消極性的，目的祇在防止敵人占據利用。「消極性」三字之內大有政治文章可做。中國內戰雙方並無他們直接的敵人；當然有一方，名稱不好，嫌疑太重，不能放心，但是如果美國真的五億，十億的援起華來，誰能保證這筆錢不成為引敵人入彀的香餌呢？消極性的前衛地帶，不能促其變成為積極性的侵略跳板，所以對於大陸上的政治行動也不能過於積極。——這個分析回答了為什麼到現在一千八百萬還壓着不放，其中另有文章，乃意中事。但是當其做文章時，固然又會有很多聲明，很多文告，馬歇爾路線卻還是馬歇爾路線。

什麼時候，美國對華政策會變呢？這問題暫時還可以不必問，因為這不是很快就會發生的事。可是我可以說的是，明年選舉與此問題沒有多大關係的。蒲立德，周以德是值得中國一部分人感激的，但是不要忘記還是美國的選舉年，話和我們的鈔票一般，不應看得太寶貴；看得太寶貴了，一定會受到貶值之禍。你想從十三億貶值到一千八百萬，其速率夠驚人的了。魏德邁的不講邏輯，正反自如，也夠驚人的了。如果我們要不致「受驚」，祇有念一句口訣，「這是美國」，還是美國的選舉年。

三十六年除夕於清華勝因院

（上接第二頁）

何厚此而薄彼

編者先生：我不反對新疆歌舞團這次訪問京滬，大家給以熱烈的招待，因為一方面是內地與邊疆文化的交流，一方面也表示內地同胞對于邊疆同胞的熱情的流露。但是，從該團出發經南京到上海這一段日子裏，翻開所有的報紙，每天總有大號字的刊載，特別是這一週末，他們幾乎佔了本市全幅新聞欄；大佬們權貴們排定了接見的日子，你歡來，我宴去，拍影片，爭鏡頭，敬之如神，譽之如仙。他們的藝術究竟怎樣？我沒有錢，無法欣賞，但在十天前東北青年訪問團過滬時，我却看過他們帶來的照片展覽，那是有血有肉有淚的東北同胞的生活報導；在十四年來日人的暴政下，成十成萬的無名英雄被敵人殺戮！這些沉痛的史料，為什麼新聞界却輕描淡寫，沒有給他們鄭重介紹？那些東北青年到上海時，沒有人們熱烈招待他們，也沒有市民給他們歡迎（多數市民不知道）悄然而來，悄然而去。同是訪問團，俱備着同樣重大的意義，為什麼偏重西北如此，輕視東北如彼！難道沒有「東北之花」同來的人，就不能引起人們熱烈歡迎的情緒嗎？

韓超倫　十二月九日　上海

寄還信袋·讀者響應

編者在三卷十七期向本刊定戶呼籲，希望將每期寄刊的牛皮紙大信袋，好好拆開，仍舊寄還我們，一方面減輕我們的開支，一方面也可減少紙張的浪費。半月以來，定戶響應我們的很多。現已收到南京施樹森柳倩兩位先生寄來三十四個，四川自貢市曾謀孚先生三十個，台灣周碧澄先生十七個，北碚馬永甲先生十五個，香港羅德新先生十五個，南京吳揆實先生十三個，廣州黃健先生十一個，台北李寶鑾先生十個，南昌吳鵬九先生十個，鎮江舒國華先生十個，貴陽戴理常先生七個，上海田德隆先生五個，香港梁子奇先生五個，福州卓繼祥先生二個，衡陽曾廣祥先生三個，漢口唐志仁先生二個，安徽含山王宜唐先生二個。上海沈子康先生二個……這幾天我們正在搬家，編者這個報告也許不是完全的。我們收到定戶寄還的信袋，非常感激，同時覺得此事亦總有意義。一方面表示這些定戶先生平時一定生活極有規律，所以能把這些信袋好好保存起來，一方面也表示讀者對於本刊的愛護，所以一經編者呼籲，便專函響應。其中曾謀孚先生的三十個，二十三個是觀察的信袋，還有七個是其他刊物社的信袋，他也一併送了給我們。我們現在的訂戶已到了一萬三千餘號，而北碚馬永甲先生的信袋，還有註明一千多號的，一面表示他是本刊的老定戶，一面也表示他愛惜物刊，保存的週到。我們認為這種寄還信袋的運動，它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和友誼價值，遠超過它所代表的經濟價值。一切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當由於整個社會的合作，這種寄還信袋的運動，足以反映定戶讀者對於我們的關愛，我們希望以後能和全國讀者在心靈上感情上打成一片。以後絡續收到的寄還的信袋，我們不再在本刊佈露，我們謝謝上列各位熱心的先生以及以後一切寄還信袋給我們的定戶讀者。現附刊梁子奇先生來信如左：（編者）

編輯先生：讀了先生的報告，其中「希望定戶寄還信袋」一節，我覺得很對，於是檢出了這幾個寄袋寄上，可惜以前的信袋一時散失了，找不着，若將來能找到，當再奉上。

為了減輕信袋成本，貴社擬改用白報紙信袋，這一點，我認為不大好，因白報紙信袋破裂極易，用白報紙信袋的刊物，寄來香港，轉折不算多，但已破裂甚大，我有時真担憂會將刊物漏出；因之，與其用白報紙作信袋形式，倒不如乾脆用白報紙欄腰將刊物捲實，這樣包裹，反結實而不易破裂。

其次，我還有一點辦法，似可節省信袋的用紙。現在普通採用信袋式寄遞的刊物，大家都是將週物對摺，然後入袋。我以為倘將刊物作三摺或四摺，縮窄了刊物寄遞時的闊度，則套封之信袋自然也可縮窄，省下了不少紙張。見解，先生以為有考慮之價值否？

梁子奇　十二月廿五日　香港

再：我以前寫給先生的信，總蒙百忙中賜覆，總覺過意不去；雖然先生為人，極負責任，但先生太忙，區區小事，懇請先生毋須費神賜覆。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觀察文摘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武漢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浙江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復旦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自從胡適之先生「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發表以後，沉寂已久的中國教育界，一時掀起了新的波瀾，儘管學者名流的意見側重各有不同，而要求學術獨立的意見卻是完全一致的。這在戰雲瀰漫的局面中，究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撇開地區學校的爭辯不談，有兩個一般同意的原則是值得特別重視的。第一，學術獨立最主要的條件，是國內有設備完善的研究機關，和從事專門研究的人才，今後我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提高國內學術研究的風氣。第二，建設國內的研究院與留學政策其實是並行不悖的。學術原來沒有什麼國界，主張留學的人并非就認定中國學術永遠委爲外國的附庸；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是說中國可以關閉孤立，固步自封。輿論所一致責難的只是今日教育當局所奉行的留學政策第一以留學爲訓練高級人材的不二法門，不但失諸偏頗，而且又漫無目標，殊非明智的措施。

我們並不反對有計劃的派遣留學生。但是，既談到學術獨立，要使中國學術從接受與批評的地位，走向獨立創造的途徑，則其根本就在建設國內大學的研究院，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相信，如果國內教育制度不加改良，如果國內大學的研究院的設備不予充實，則中國縱有千萬留學生，還是無法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中國派遣留學生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以數額而論，簡直可以稱雄世界；但學術落後，卻依然如故，此中原因雖多，而教育當局的無計劃無目標，是難辭其咎的。只知道迷信外國大學，而對國內大學研究院所從不作積極的建設，使之名存實亡；所謂提高學術研究，不外是欺騙國人的口號而已！顯然的，國內如無設備充實制度完善的研究院，使留學歸國的專家能繼續研究工作，他們在國外學來的知識，最多只有幾年新鮮，不久便又落伍了。這不但是學者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

要提高學術研究的風氣，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首須有合理的研究制度，完善的研究設備。其次須使研究人員的生活，能有切實的保障。如果這兩個最起碼的條件辦不到，徒託空言，究與實際無補。我們都是國立大學的研究生，深知目前研究所制度，離上述的標準太遠。我們身受政府摧殘學術之痛，尤不願國運所繫的研究機關，任令因循敷衍，未成先毀。特將各大學研究所現況，作一忠實的報導，并提出幾點建議，盼與社會人士共同研討，爲搶救學術而努力。

三十五年十二月間教部明令廢止「修正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另訂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經過這次改制，從此研究所附屬於大學院系中，便祇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了。現在研究所經費每學期不過五百萬至一千四百萬元：除了購買封信紙而外，就祇好訂幾份報紙，什麼參考室實驗室，是既空洞又淒涼。研究生想鑽研專題，幾致無從着手，這種現象是絕對不許繼續存在的。我們希望政府立卽指撥巨款，有計劃的添置研究設備，并聘請國內外名學者爲專任指導教授，然後研究的效率，才有增進的可能。

現在一般人都在談重點教育問題，認爲先要集中國家力量培植幾個第一流大學。但是因此又引起了地區學校之爭，而選擇的標準也很難確定，其實，學術獨立計劃既以發展研究院爲中心，則重點教育的爭論自可迎刃而解。現教育部核准設立的研究所，都在一般認爲師資設備，各項條件均較優良的大學中，研究所的數量並不多，只要有適當的經費，便可建立合乎標準的規模，而且在在現行制度下，研究所與院系的關係本極密切；因此，所的發展也就是院系的發展，二者相互配合，普遍的提高學術研究的水準，第一流大學自然由此產生。集中國家力量建設研究院，可說是一條排難解紛，不偏不倚的途徑。而時下名流卻斤斤於地區學校之爭，很少想到這個辦法，我們深引爲憾。

其次，談到我們的生活，眞是每況愈下，戰前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補助費，每月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相當於助教薪津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藉此可以安定生活專心研究，這個合理的制度行之有年，深爲各方所推許，不幸自抗戰發生以後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助教薪津隨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增加，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因教部向持不聞不問態度，迄未作合理的調整，遂令良好的制度，完全破壞。試以南京爲例，三十六年五月間助教待遇已提高到四十餘萬元時，研究生除領有公費外，僅得補助費五千元；十二月間助教待遇全部約合二百一十萬元，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僅二萬元，加上公費折合現金不過二十萬元，還不及十分之一，後經研究生一再請願，生活補助費始漸由十萬元增至二十萬元，然與往日實得助教待遇四分之三的比率，仍相差太遠，如此類似諷刺的增加補助費，要想修說安定生活，簡直是凝人說夢了。

中國學術落後，政府應如何獎學崇才，轉移風氣，自不待論，今日中產之家瀕破產，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非有政府的特別獎掖，實難專心研究，不幸政府的措施，卻恰好相反、補助費徒具虛名，研究所空無一物，研究生屢次請求改善，教部總是拿經費困難搪塞。但是，據調查所得，三十五年度、教部登記之公自費留學生，總數達一〇二三人。自費留學生每年照官價一萬二千元結匯美金一八〇〇元，若按目前牌價八〇五一〇元計算，兩匯價之差額，每一個自費留學生實得政府補助費一億餘元，公費生全部津貼則約達二億元。反觀國內，研究生每年僅得政府補助四百萬元，相去不啻天壤。輿論中有主張完全移用這筆外匯津貼建設國內研究院的，所論雖極端，殆亦有感而發，政府頓以鉅額外匯津貼留學生，而對國內研究生（總數不過三百人）竟刻薄如此，我們眞不知道這種輕內重外，本末顛倒的措施，是由於苟且敷衍？還是出自私人的偏見？古人說：「政者正也」，爲政就怕不公平？就怕存私見，任何漂亮話，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我們不敢有過高的要求，我們的要求祇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的建立。

默察今日輿論，我們在最近兩年來的呼籲已深得社會的同情，即勝利前國民參政會及高等教育當局，均有充實研究設備改善研究生待遇的決議，教育部亦同具文，始終未見實行；而我們屢次向教育部請願所得結果，總是推、拖、騙。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而學術與國運俱盛衰，我們迫切希望教育當局能改絃易轍，尊重輿論，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迅速擬訂具體辦法，建立合理的研究制度，發展研究院，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研究生的生活。政府應否重視學術，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我們尤其希望社會人士，能予熱烈支持，使國內學術研究的幼芽，不致中途夭折！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七千元